

# HONGYI

## 弘毅

总第168期

校园

青春

文学

主办 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2022—**贰**



# 二月文学社十八岁啦!

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始建于2004年2月，同时创办社刊《弘毅》，发表学生原创作品。《弘毅》至今已出版167期，刊发学生作品6700余篇，其中600余篇在各类报刊公开发表。顾之川、曹文轩等语文教育专家和文学前辈先后为二月文学社赠言、题词。《中国教育报》《中国校园文学》《美文》《意林》等多家报刊对二月文学社进行过专题推介。二月文学社先后被评为全国示范校园文学社团、全国九十九佳文学社团、百强文学社等。十八年来，从二月文学社成长起来了一批批优秀学生。

二月文学社，十八岁生日快乐!

## 文学社近期活动掠影



文学社十八岁生日快乐



两位社长布置近期工作



日常写作交流



## 坚强与顽强

2020级26班 辰 曜

毕淑敏说：“顽强比坚强更重要。”我很赞同这句话。坚强与顽强，一字之差，却赋予了这两个词截然不同的内涵。

坚强固然是一种难得的优秀品质，然而比起坚强的人，我想我更欣赏顽强的人。坚强体现出这人有多么大的勇气去面对挫折，而顽强则展现了人有多么大的勇气去面对失败后的废墟。面对后者比面对前者，往往需要更大的勇气。

没有人的生命未曾经历过挫折。假使真有那么一个人从未被挫折打倒过，那么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强者；但假如有一人，他被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挫折击垮在地无数次，然而他每次都能挣扎着重新站起来，直面凌乱的现实，把碎掉的东西拼回去，把掉落的东西拾起来，重整旗鼓，继续前行——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勇者。

有时我们对自己太苛刻，要求自己在这挫折面前永不倒下，永不落泪。我们在逼迫自己坚强。事实上这个时候，我们的神经就像是一根紧绷的脆弱的弦，极易猝然崩断。所以，

与其强制自己坚强起来，不如试着去做一个顽强的人：被打倒了，在一地废墟上哭一场也好闹一场也好颓一场也好，但重要的是在那之后要有勇气爬起来，把废墟清理干净，然后轻轻拍掉身上的土重新出发。在挫折面前，不是每个人都能百战百胜，但每个人都尝试做到百折不挠。

清晨时对新的一天充满希望，白天被残酷的现实击垮在地上。夜晚失一会眠，想一些事，重拾希望，安然入睡——我很欣赏这种态度，我认为这可以看作对“顽强”的另一种生活化的诠释。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这叫“自欺欺人”“得过且过”，但无论如何，我们在难以避免地被挫折击倒时，除了重新站起来，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顽强，重在一个“顽”字。它是一个人用尽其所有的力量，对现实进行的千百次反抗。此时已经不必去管最后的成败，顽强的人，终将在与挫折的一轮又一轮斗争中，屹立不倒。



2022年3-4月  
(总第168期)

主 办：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封面设计：张晓彤

编辑出版：二月文学社《弘毅》编辑部

顾 问：史本泉 李士刚 马占武

社 长：王祎臻

副 社 长：秦崇皓

本期审读：张晨玥 卢佳晗 郭睿佳 王祎臻

指导老师：胡爱萍 马素芳 王 彬 朱卫卫

通信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园博路99号

编辑部电话：0546-6079779

投稿邮箱：eryuehongyi@126.com

二月弘毅空间地址：<http://1666490441.qzone.qq.com>

# 目 录 Contents

## 卷首语

1 坚强与顽强 辰 曜

## 情感地带

4 原来春艳 玉 清

6 望 秦 江

7 我听见海的声音 1——奶奶篇 秦 江

8 我听见海的声音 1——爷爷篇 秦 江

## 成长季节

10 “兔子”的绵软 墨 灰

12 你的雨，我的洋 雨 洋

14 回 想 董子芊

15 祭 祖 墨 灰

## 静听世音

16 旅 行 空 空

17 窗边的秋 空 空

19 灶 蔡佳彤

20 遇见黄河 蔡佳彤

## 书边人语

21 纪 梦 雨 然

22 与你相遇 煜 墨

## 思想碎片

23 别让思维跟着舆论跑 单子豪

24 我们为何而写作 隋竞宇

25 看见黑暗，思考黑暗 隋竞宇

## 作者专辑

26 山川 席德佳

28 山林

席德佳

33 山谷

席德佳

34 逃

席德佳

### 呦呦鹿鸣

13 在四月

李星浩

18 你如初见

张景琦

35 蘑菇

齐紫

36 吊三闾大夫

吴柏辰

36 汨罗怀古

张瑞涵

36 水中月

孟元祎

36 承屈原之志

李晓彤

37 玉楼春·百日誓师夜来偶记

甄雯芒

37 子夜歌

煜墨

37 绛珠叹 / 鹊桥仙·春雪思人

张福祥

### 小说榜

38ENTP 型人类观察记录

荧惑

42 祈愿

二木生

48 无题的雨

乃祈冷

51 观千祠

商艺晨

53 门

川续断

55 慕恋

沈珞

56 战争

荐夏

57 不需要眼泪的夏天（上）

零柒贰八

### 在大学

29 读研在“上电”

张泽琦

31 大学，不全是你幻想的样子

肇启航

宗旨：引领语文学习，  
提高文学素养，  
繁荣校园文化，  
培养人文精神。  
口号：让青春放飞希望，  
给理想编织翅膀

### 本刊声明

本编辑部对所  
有投往二月文学社  
《弘毅》编辑部的  
稿件拥有修改、选  
登及向其它杂志社  
推荐发表、参加征  
文大赛、网络发表  
之权利和义务。特  
此声明。

# 原来春艳

2019级29班 玉清

天灰蒙蒙的，仿佛随时都要压到头上，空气阴沉得能拧出水来；才吐新芽的树，在青白色教学楼的映衬下，显出一片萧索。都已经是早春了，一切的一切，却还显得这么荒芜。

政治课本被随手摊开在“国体与政体”那一页，我却无心再背那记了无数次也忘了无数次的政治术语，只对着两栋教学楼间的一小片天空发怔。

“那个凶老师又来查自习了！！”坐在教室门口望风的同学一声大喊，教室在不到0.1秒的时间内安静下来。这时，教室门口进来一位拿着手机录像的女老师，她戴着红框眼镜，一头马尾干练利落，白色的中长款风衣显出她职业女性的风度，在她走到讲台边的一刹那，我有一丝恍惚，感觉她像极了我那年轻时的义母。

但当我看到她拿着手机仍在拍时，我心中不禁一阵阵烦躁：“有完没完？怎么像梅超风一样阴魂不散……”我一边把目光投向“民主共和制”，一边嘀咕。结果这时她刚好从我身边走过，好在她没停，又到教室后面巡视去了。

一场虚惊。

那时的政治老师姓张，是位和蔼的老教师，鲜少提问，也几乎不怎么查作业，因此，政治成绩的好坏多半看自觉，我自知天资不慧，只能靠努力取胜，奈何不得其中之法，无数心血石沉大海。

那一天，我抱着书走在去政治组的走廊上，看到树已经长出细细的嫩黄小叶。

我找张老师问完题，从政治办公室出来，又看到那位去查自习的女老师，忍不住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结果却差点被

她对电话里说的内容整下眼泪：“……妈妈回不去啊，晚上有两节自习呢。”她的声音早已没有了查自习时的凌厉，却有几分心疼和无奈。

我只记得她是去查自习的值班老师，却忘了她也是孩子的母亲，也会有人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等着她回家，等着她把自己抱在怀里，与她撒娇嬉笑。

我突然记起中考之后和义弟的一次聊天。义母也是一位老师，虽然所带的是小学，但还要兼任管理职务，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印象最深的是义弟的一句话：“我上幼儿园，我妈接我的次数十个手指头都数得出来，真不知道我和她学生谁是她亲生的。”

义弟上幼儿园时，我还是义母的学生，并未给她当女儿。回忆起来，那时，对于义母每天从头到尾的上学生活，我

除了厌烦还是厌烦，如果哪天她因事请假，那天肯定会是全班同学欢庆的节日。

直到后来认了干亲，我也做了曾经羡慕不已的教师子女，我才懂有多少次从夕阳初沉等到满天繁星，却还不见她回来的身影。

怕自己掉出眼泪，我匆匆转身走了，走到走廊转角，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位老师进办公室了，走廊空荡荡的，我的心也空荡荡的。

记忆中，高二的政治成绩一直都是成绩单的下半部分，那个春似乎也一直都灰沉沉的。

新学期伊始，班主任宣布了一条爆炸性消息：“张老师去带高一了，以后咱们班的政治课由冀春艳老师带。”这个名字倒挺熟的，应该是在学案试卷上见过。“就是之前常来咱班盯自习的那位女老师。”班主任补充完，班里瞬间炸开了锅：“就是老拿手机拍的那个？”“八成……”“完了完了……”

虽然那一次在办公室外的她无意中碰到了我内心最温柔的部分，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想跟着梅超风学政治。

下午第一节就是政治课，

冀老师走进教室，一身橘粉色的纱质长裙衬出她的清秀端庄。

然而，第一节课的提问我就中了招。

“玉清，你来背一下‘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冀老师的声音从头顶上砸过来，我打了个寒噤，猛地站起身，直勾勾地盯着站在讲台上的她。

“……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是讲规矩……立规矩……”声音明明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我却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背了。

“停！玉清，你别背了，整个思维都是混乱的，下节上课前找我。”据好友尚祁回忆，我当时一直用看鬼的眼神盯着冀老师。

第五节自习，我强拉着身为课代表的尚祁去了政治组，美其名曰“和新老师多联络联络感情”，其实是我害怕被冀老师独自查背。“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我攥起尚祁的手，越到后来我越紧张，手也愈发紧了，好容易背完，尚祁忍不住说：“老师，你别问玉清了，她快把我手拽下来了。”冀老师抬头看见我一脑门的汗。“玉清，你是不是紧张啊？”她看着我。“有……有点儿。”和老师眼睛对上的一瞬间，我说话彻底不利索了。

后来我也常去政治组问题，就像之前那样，虽然有时我问的题很蠢，冀老师也会仰天长啸：“玉清——我真想揍你，你怎么连‘辩证法’和‘唯物论’都分不清啊——”但也就一会儿，又会从头讲起，一点一点，缝合起我零星的思路，纠正我走偏的路线。

转眼过元旦了，我在市一中的生活也只有半年的时间了。按规矩，元旦晚会的晚上，课代表们得去办公室给老师贺新。语文组和政治组在一层楼上，我就和尚祁一起走，一路上，尚祁一直在念叨：“我一定要抱抱政治老师，我沾沾她的仙气。”

从语文组办公室出来，看看时间还早，就一拐弯进了政治组，结果看见尚祁还没走。

“哎，尚祁，你不是要抱抱政治老师吗？”一猜就知道尚祁想干没干，想说又不好意思，我亲自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好啊，来吧。”冀老师笑着站起身，将其拥入怀中，又抱了抱我。

“我可不白抱啊，期末考试至少进步50名，不然，承担违约责任。”“好，一定！”我和尚祁都笑了。

“哎玉清，你等等。”冀老师叫住了我，“你那选择题

练了那么久也不见成效，以后先练大题，一天一个，三天找我报一次，从咱周测或复习卷子上剪下来上本。”“嗯。”我点点头。

一开始的一周，我完全不相信这种方法会有效果，毕竟我的答案和标准答案风马牛不相及。但三周后的期末考，我的政治破天荒地进了前20名。出分数时我紧张地盯着大屏幕上的表格，结果愣是没找着自己的名字。同桌拍拍我：“玉清，别先从底下找，你在上头呢。”如果不是当时在上课，我肯定大喊一声：“噫！好了，我中了！”

之后，一道政治大题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后来的月考、收心我都能维持在20名以内。

但是不再有大的进步。“老师，我都考了三回19名了，它怎么就不动了呢？”我急了，跑去政治组问。政治老师拿起成绩单，仔细地看看。“玉清，你的大题在这个成绩段上算好的，但选择题就差点。”“可是——”我一急，眼泪都要出来了，“你不是说我练单选没用吗？”“不是，是练易混点，把咱教辅书上的每一个都弄会，自己改错。”政治老师拍拍我

的肩，“玉清，你下次还会进步的。”

从政治组走出来，我忍不住看了一眼窗外。教学楼边冬天干枯的树木，吐出嫩黄的小芽，两栋教学楼的天空如水洗过般澄澈，一朵云飘荡其间。

想起去年此时，我浅浅地笑了。

距离高考还有67天时，学校举行了期中考试。政治题很难，很多问法之前从未见过，我做得并不顺手，但写下的每一个答案我都能找到相应的依据。

对完答案，我是班里唯一选择全对的，当时的惊讶还是多过了喜悦，毕竟有太多的题做的时候不顺手。出来结果后，冀老师在班上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说了我的“发家史”。

我有几分害羞，把目光投向窗外，看到一个月前还只吐芽的树开了花。那树是发芽最晚的一株，但它开的花，是整个春天里最美的，不艳俗，不清高，只为绽开自己真实的样子，看看自己能发展到什么水平。

原来春艳。原来，春艳。



# 望

2020级26班 秦江

在风的春天里  
望你笑靥如花

在雨的夏季里  
望你俯首低话

在秋的甜蜜里  
望你苍白如崖

在冬的悲怆里  
望你坟静如画

望雨夜听落花  
落下我的牵挂  
像是思念的风信子吹落  
落得一地

散不去的，在魂灵里的心里的芬芳  
向着烈日生长的芬芳

望来世共白发  
享万家灯火  
品世间繁华

附：心底的芬芳来自《默读》

编者按：

最近我们收到了2020级26班秦江同学的两篇同名稿件《我听见海的声音》，文字情真意切，催人泪下。无需多言，只在此将作者这两篇文章和之前的一首诗《望》一起呈现给读者，共同祝愿每一份爱都能被感受，每一个因爱而生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 我听见海的声音 1——奶奶篇

2020级26班 秦江

你的梦想都是怎么来的？

“嘿，你个小孩！”奶奶抿着嘴、背着手、以一种不似老年人的、灵活的身态将那个气球“砰”地一下打过来，打完了再扬眉吐气一把，“小孩小孩。”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和奶奶“互毆”的形式：在家里不大的客厅中用全家五口人的拖鞋摆成一条“海”，武器是一个气球，要用气球打到对方才行。我毫不客气，专往人脸上打；奶奶也毫不客气，专往我脸上打。

“哈哈哈，呃。”还没有笑完，那个气球一下子飞回了我的脸上，打了我个措手不及。我打回去，我打，我打，我再打。没打着，没打着，还是没打着。

我气愤地冲过“海洋”，“吧唧”一下子打奶奶脸上，气冲冲地打开客厅门，一下子跳到沙发上。

奶奶也推门进来，拿着气球，擦擦汗，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整个过程都嘴角上扬。拿起露着两颗大门牙的兔子暖手宝，把手塞进去。

“啊啊啊啊！”我大叫着，闭着眼，蹦跶得整个沙发都在晃动，以表示不满。

爷爷看着电视的头扭了过来，“你怎么老是欺负江江。”“就是就是，”我附和道，

“你怎么老是欺负江江！”

奶奶摆摆手，表示不在意：

“她先赖皮，怪我？”

我哼唧一声，转头就跑去爷爷那边抢电视遥控器。“唉

唉唉，你干什么！和你奶奶玩去！”爷爷马上就要抢回去。

“不不不！我要看喜羊羊！”说罢，电视机里就出现了青青草原。

爷爷又要张嘴，奶奶就怼回去：“你怎么老是欺负江江。”爷爷无语。

爸爸妈妈下班回来了，于是我丢掉遥控器去和妈妈玩，电视台又换成了抗日神剧。一家五口在客厅里唠唠家常，就该睡了。

这是我小学对于夜晚抹不去的记忆。

初中八年级的一个秋天，当我一如既往坐着同学的车回家的时候，同学的妈妈告诉我，我的爸爸妈妈回老家了，我要先在她们家住一晚上。

“好的。”我并没有疑虑他们回去干什么。

第二天回到老家，我一下大巴车就看见了等着的爸爸妈妈。“妈妈！”我兴冲冲地跑过去，妈妈也勉强挤出了笑容。车上，我问妈妈，回来干什么。车上一阵静默。过了许久，妈妈低声说：

“你奶奶，”她哭出声来，“没了。”

其实一开始我就没有反应过来什么没了，直到我看见爸

爸妈妈脸上止不住的泪，突然明白什么没了。那片拖鞋做的海没了，那些一家五口的夜没了，那个会喊我“小孩小孩”的人没了。我觉得此时应当下一场雨的，可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初秋的天气一点也不显示出清凉，闷热得可怕，天上云彩很厚，很厚很厚，遮天蔽日。明明就是初秋，可是在我的印象里，整个回家的一路路边的树都是不见绿的，树叶也没了，都没了。

回到家，我就看见了墙上挂着的黑白照片，看见爸爸妈妈把奶奶生前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最后一起烧掉。真的什么都没了。

奶奶是被车撞死的，当场死亡。那个车的司机疲劳驾驶。处理完奶奶的事后，我爸妈就开始找律师，找的挺辛苦。从那以后我就在想，我以后想成为一名律师，起码在亲人出事的时候我可以站出来。

这是我第二个梦想。🌙

## 我听见海的声音 2——爷爷篇

2020级26班 秦江

你的梦想都是怎么来的？

在我印象里，那件事发生之前爷爷从来没有干过重活，因为心脏不好，四十多岁就不再干活，种地赚钱洗衣做饭一直都是奶奶在做。

小学的时候家里并不很富裕，就一台老式电视机，我和爷爷天天抢电视，家里只要有我和爷爷同时出现在电视机前，必定有我们吵闹的抢电视声音：“啊，你都多大了，你

让我怎么了！”“唉，我都这么老了，你个小孩不让我？”这个时候要么是妈妈，要么是奶奶，把我拉走，结束这场战争。若是没有人拉我走，那么结局往往是我的胜利，爷爷有时候只好无奈地换上衣服，和奶奶下楼散步。

但是他们只是白天出去散步，晚上都是呆在家里，要么我和奶奶摆个“海”来打气球，要么我们几个一起看喜羊羊，

等着爸爸妈妈下班回来。

但快上初中那会儿，我突然被叫回老家，回去的路上，妈妈叮嘱我：“你爷爷心脏出了很大的问题，要做一场很大的手术，你见着他千万别提死的事。”我点点头，表示明白。这场手术成功概率不高。

我时刻记得妈妈说的话，一进手术室就冲着病床，泪眼朦胧的哭（我也记不得当时为什么要哭），边哭边喊：“爷

爷——”然后就被尴尬的妈妈拉去了另一个病床前，低声说：

“你爷爷在这啊，江江。”我顿了一下，若无其事地继续哭：“爷爷——”

最后有惊无险，手术概率再低，但是奇迹般地成功了，印象里我也没有多紧张，只是出了这么个尬事。奶奶一直在旁伺候着，爷爷还是跟以前一样。

但这件事让我有了第一个梦想，也是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梦想——成为一名医生。我不想当自己的亲人生病时我只能干着急，急得上火也没有任何办法。

后来那件事发生了——我奶奶没了。

怎么着呢，当时本来是爷爷在前面骑着三轮车，但初秋的天总有几分凉，奶奶就说换一下吧，别冻着他。结果耽误了那半分钟，出事了。一辆大货车撞过来，坐在后面的爷爷和二姑都没事，只有奶奶出事了。

爷爷一直在难受，很难受很难受。他说，为什么他就不能忍一忍那个有点凉气的风，在路上耽搁了半分钟，为什么身体不好的是他早走的却是她，为什么他当时成功率那么低的

手术都有幸熬过来，她却不行了。

在老家需要守灵和不需要守灵的那几天，爷爷一直守在灵堂。平时他还是挺怕鬼的，挺迷信一人，可是那几天就是在那里守着，哪也不去。爸爸妈妈在收拾奶奶生前物品准备烧掉时，他也坚持着留下了那个露着两颗大门牙的兔子暖手宝。他并没有哭，只是一遍遍坚持着说：“留下吧，留下吧，好歹给我留个念想。”

一切后事都处理好后，爷爷仍想留在那，被一家人劝了好久。

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看见爷爷在下面条，他牙口不好，只能吃软的。当时家里只有我们两个，我从来没进过厨房，就站在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见他用略略颤抖的手拿出面条，艰难地笑了一下，问我：“江江，面应该放多少？”我又怎么知道呢，我看见原来奶奶站着的地方换了个笨拙的爷爷，泪几乎都要掉了下来。

但是我忍住了。“不知道啊。”我说。他估摸着拿了一点儿，又开始加水。“江江，水应该加多少？”“不知道啊。”我说。他拿着碗笨拙地接了点儿水，一点点往里倒，“你妈平时都怎么做来？”“不知道。”

我几乎要忍不住哭出来了，他是不敢去想奶奶的。

最后这碗面条当然很失败，几乎坨成一团。但他还是吃下去了，边吃边说：“原来做个饭这么难啊，她……”爷爷赶紧止住，开始小口小口吃面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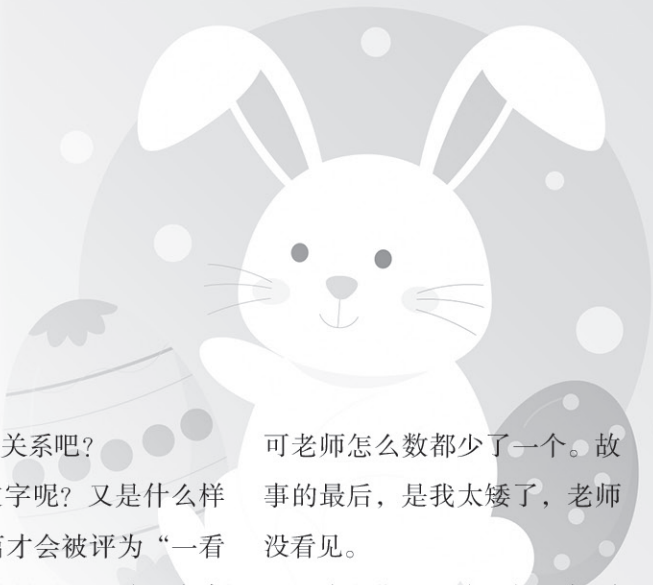
从这以后，爷爷就开始了形单影只的生活。家里条件好了安了两个电视，并且人人配备手机，我再也不会跟他抢电视了。爸爸换了工作好几天才能回家一趟，妈妈回来也非常疲惫，家里换了大房子，客厅比以前大了很多，可以放很多条深深的“海”，可是人反而少了。五口之家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有爷爷床边的那个露着两颗大门牙的兔子暖手宝见证着以前的快乐。大多时候爷爷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自己一个人看电视，自己一个人看手机，或是自己一个人出门散步。从前晚上从来不出去的他晚上也开始出去，毕竟也没有人需要等了。

有一天他突然说：“江江现在好乖了，都不和我抢电视了。”我才注意到，爷爷他一个人，好像很久很久了。

于是这时我有了第三个梦想，可不可以做点什么，让天下这些老人可以开心一点。

# “兔子”的绵软

2021级2班 墨灰



当着感性的人，做着理性的事。

数学晚自习后，我对着面前的三角函数发呆，同学走过来盯着我的计算器，抬头对我说了句“这只兔子像你一样绵软”后抽身离去。

绵软这样的词还可以用来形容我？在充分排除了讽刺的可能性后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

一直以来，我心里可以担得起这两个字的人只有一个女孩：衬衣洗到发白，柔顺的短发乖巧地下垂，金属框眼镜反射着温和的光，十指葱白，才华横溢，博学多识，静美，传统文化以诗词的形式凝聚在她的身上，化成一种润物无声的温柔，细腻而坚定。

我呢？乖张别扭，盛气凌人，行事张扬跋扈，黑白镜框在眼前到处宣扬自己的存在，连头发也茂盛肆意地向各处生长。这样的我，怎么也无法与

这类词扯上关系吧？

我的文字呢？又是什么样的人的诗篇才会被评为“一看便知是女子所写”？总不会真的是一个逆反恶劣到骨子里的人吧？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

长久以来，我以为我骄纵的脾气是被历任老师们宠出来的，现在看来并不是这么简单。我确信我一个人在位置上写点小片段或是填词的时候，岁月静好谈不上，但眉眼间总归是温和的，必然与上课时为物理痴狂的样子不同。那么排除为自然科学着迷的时候，刨却一点恃宠而骄恃才而傲（其实是“无才也傲”才对），还有呢？

大概是想要引起在乎的人的注意吧。儿时曾真正凭借成绩得到过一段时间的目光，但在一个灰蒙蒙的下午，老师清点新一批少先队员的人数，我站在教室中部骄傲地掂着脚尖希望老师能第一个看到自己，

可老师怎么数都少了一个。故事的最后，是我太矮了，老师没看见。

从那往后，我习惯于把手举到最高，以及日渐嚣张的行事风格，即便坐在最后一排也可以轻易地抢到回答问题的机会。

于是乎，很满足。

我曾经读着四书五经，吟着唐诗宋词，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自己出口成章，但就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开始沉迷于那儿行简洁美观的公式，为了它们甚至抛弃了浪漫以换取我期待的那份解构客观的智慧，解析几何的本领。人比物理复杂得多，情更难以用优美的公式去解析，于是我得到了理智的冷漠。

我以理性去排斥感情，实际上内心又空虚得厉害。时常觉得只有拥抱才能感到自己还被在乎着。每到夜晚情绪极端化，我便逃避，逃到更偏远的

角落。

我喜欢坐在第一排，但靠门的地方位置偏僻，每到公开课试讲怎么也无法让老师看到我举着的手。我还记得那次的试讲内容是《大堰河——我的母亲》，我结巴着在一众有资历的语文老师面前从西方传统讲到中国古代，偷偷转笔以掩饰内心的慌张。而他就坐在不远处的前方，笑着给我鼓掌。他生得白净俊气而又温柔，我低着头快速瞄他一眼，正对上他浅色如水的眸，把眼闭上不敢再看。

我怯场，我不敢对着太多人讲话，用飞快的语速缩短发言时间，当众背课文或选班委时手心出汗声音发抖，有时还会忘记自我介绍，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每逢大考彻夜不眠甚至出现生理反应。我怕我做得不够好得不到肯定，再多

的奖状带来的只是一瞬间的满足和更大的空虚。我高兴的不是得到奖状，高兴的是我喜欢的老师愿意把这个机会给我；我期待别人的肯定，但在得到肯定后又会反驳对方，试图证明自己是多么差劲的人，甚至时常以调侃自己为乐。

自卑。自卑的同时又希望引起被我在乎的人的注意，于是变得出格，对自然科学的激情转移到日常成了跳脱。

以绝对的理性自居，其实又为情所困。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真正读着文字浪漫的语文老师，他真的重新照亮了我对文学的观感。一位满腔热忱饱满温柔的老师给一个正处在人生情感最丰富时期的少年带来的是整个世界的美好。

因此，我想用笔打破如今的僵局。文中有理之逻辑，理

中亦蕴文之美感。最高境界的文学与理综一定是相似的，最佳的语言一定是有逻辑的美而非天花乱坠；最妙的公式一定有语言的美而不是目眩神迷。

我曾经随手便能写一首小诗，随时随地都在记录生活，有许多热情和热爱可以挥霍。现在回头翻看那时记录过的文字，恍然间发现自己已经长大成了自己不喜欢的“大人”。有关文字，有关我所热爱过的东西，仿佛断片一样从生活里消失了，回忆起来不过是一堆废墟，处处残垣断壁。生活筑起一道围墙，将他们禁于高塔，我看不见，也假装装作想不起。生活没能深情地拥抱我，但我希望能做一个深情的人去拥抱生活，在凉薄的世界里温暖地活着。

## 【后记】

1. 本来想写写自己的朋友，但现在看来剖析自己也很有意思。突然发现从某些方面来看自己真的很幼稚。

2. 最近在听 <Wake myself Again>, 里面” Finding for another way a vision to fade,because I know I won’ t come up something better in stead. Another try to settle the vain, but it seems to work and I’ m putting it away again” . 很符合自己的现状。

3. 这篇文章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一口气写到最后，从4号晚写到5号下午，逻辑混乱，词不达意，可惜了这么一个极好的灵感（自认为）。

# 你的雨，我的洋

2020级17班 雨 洋

也许你觉得我们只是匆匆过客，但是我想说，你错了。

在我浅白色的记忆里，上次相见，尚有霞彩满天。

大概是2017年吧。那个夏日，站在三中（初中）的校园里，我忍受着骄阳的炙烤，让同学们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在我身上。初来乍到，“举目无亲”，作为检查员的我俨然呆在世界的最底层，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除了课业的压力，便只剩下副部长无情的责备。

所幸，在灰色的日子里，出现了你，出现了那抹彩虹的颜色。

我想叫你一声“姐姐”，可以吗？

无论是似火骄阳，还是如霜烈风，有你在身旁的日子总是那么令人安心。踏不上穿梭于人群的列车，也登不上疾驶于世界的快船。日子就是那个

样子，慢慢的，慢慢的，一天就是那样的一天，一秒就是那样的一秒。也许别人会以为这样的生活是如此充实，但其实于我，这便是最大的煎熬。

不过，每每见到划过眼前的活跃的情影，我的心就渐渐沉静了下来。掠过一次又一次奔赴学业的人，我眼神里的些许不安，早被坚毅代替。

天上的太阳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

后来我退出了学校自律部，做回了一名普通的学生。

再后来，七、八年级一同搬入供应校区。

那时的我读七年级，是一名数学课代表；那时你在八年级四班，是语文课代表。为着工作，我和你一样，经常跑老师的办公室。恰巧这两位老师的办公桌靠得那么近，以致我抬起目光，便是你忙碌的身影。

一次又一次，我们在办公

室相遇，在走廊相逢，而哪怕是最基本的问候，也变成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微笑。

时间飞快。之后，你上了九年级，参加了中考，我也想方设法找到了你考往一中的消息，从那一刻，我开始了奋斗。后来我也就来到了这里，来到这个承载着我的梦想，也搭载着我的希望的地方。记得报到的那一天，我的脸上是难以掩饰的欣喜，其原因恐怕只有我自己心知肚明。那一天，我独自一人绕着还在上课或是考试的教学楼转了好大一圈，心里在默默地祈盼着什么。印象中那一天热极了。

其实在那之前，我曾试图联系和你同级的一位学姐，千方百计想得到你的消息。最后我联系上了一位学姐，而你依然杳无音信。

我曾渴望漫步在校园，无意中可以瞥见你的身影，但往

往事与愿违。直到有一天，在超市排队的我，看见了你，你就在我的前面，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再到后来，你们搬到了高三区，我并未感到什么意外，好像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我也曾傻傻地想：“总会有机会的嘛”，“来日方长”。

雁过无声，岁过无痕。曾经的画面一缕又一缕黯淡于我的心海。深夜里，我也曾翻身而起，试图抓住长眠于记忆深处的浅浅微光，但是，我从未见过如此冷漠的空间，也未曾

见过如此冷漠的时间，它们像一把利刃，划去我珍贵的记忆，而又让我毫无察觉，直到——直到现在，离2022年高考只有80天的时间，我猛然惊醒，意识到已经过去了四年零九个月，1721个日夜。我在一中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我慌了，彻底慌了。曾经明明白白一个又一个真切的机会摆在我的眼前，而我却从未珍惜，直到失去了，我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能给我再来一次机会，我——  
唉！

可惜我终究不是至尊宝，也没有哆啦A梦的传送门。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那么：“你好，我叫雨洋，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你的雨，我的洋。☔

编者的话：

成长过程中的惊鸿一瞥，给人温暖，也令人难忘。转瞬即逝的美好，给人希望，又令人遗憾。愿我们珍惜值得珍惜的，热爱值得热爱的，只有这样，这世间才值得。作者期待与你共诉心声：1960438883（QQ）。

## 在四月

2021级29班 李星洁

在四月  
我把烦恼投进缄默的河水  
等待八月漂来的一艘小船  
在四月  
我吹涨寄望的气球  
听它理所当然的破裂

在四月  
我从情绪的浪峰跌到浪底  
漠然的休憩其中  
可是没关系啊  
时间的钟摆会把它们变成  
回忆的谈资

# 回想

2020级18班 董子芊

大概两周前，父亲的右耳朵突然听不见了。那天学校放假他像往常一样笑呵呵地来接我，然后笑呵呵地跟我说：“你爹右耳朵聋了。”我于是像我妈一样训斥他：“肯定因为你老熬夜。”心里却感到不安。

父亲住院期间，我因为网课，不常给他打电话。是一次休息的时候，我和奶奶通话，奶奶问：“你爸爸下班了吗？”我才想起，是该给他打个电话了。我给他打了视频，父女两人聊起了我出生以来最长的天。他跟我说他胖了，我一看，是胖了，他又说妈妈中午给他送的藕不好吃，我说我帮他告诉妈妈，下次只带烤鸭；他还抱怨他打针打得耳朵疼，我便又学着我妈的语气唠叨他。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后来挂了电话，我想起了搬家前两室一厅的小房子。那时我和奶奶睡在有天窗

的房里，我有一整个墙壁的衣橱。阳台上有奶奶种的花，客厅里有因父母吵架摔断桌腿仍顽强生存的茶几。那时候父亲几乎每天出差，可他的听力很好；那时候妈妈工作很忙，可是很有活力；那时候我和奶奶经常吵架，可晚上我还是会缠着她讲故事。现在，妈妈常常头痛，奶奶去了老家，我有时只能与她通电话。父亲仍旧笑呵呵的，可背景是白色的病床。

我突然意识到平静的生活是很脆弱的，人们对某件事的热情会消退，对某个人的感情会变淡。时间不声不响带走我们在世上留下的痕迹，留下一点美好却无法回到的过去。生活从一个场景过渡到另一个场景，有时温温存存，有时令人措手不及。

裹挟在时间洪流之中，人们只能向前看。告别了乡村慢节奏的生活，都市的人们在忙

碌中变得迷茫，看不清方向，少数人找寻到生命的意义。在自己的领域发着光亮。我躺在床上回忆，从小学到此时此刻，我并不能完整地回忆起多少事，然而，我想我要向前看。父亲的治疗有所好转，妈妈的工作不再忙碌，奶奶在电话里也笑得开心，我的家人仍然陪伴在我身边。我的朋友可以与我谈天说地，我的前方也并没有那么迷茫。

抛却多愁善感的杂念，时间也是仁慈的，至少它不会抹杀生命的所有痕迹，它毕竟给我留下了记忆，我于是坐起身来，不再遐想妈妈出门散步，家里只有我一人。我坐到桌子旁，做学生该做的事，毕竟，还有作业要完成。

【指导教师：马素芳】

# 祭祖

2021级2班 墨 灰

起初我是不知道要祭祖的——因为母亲和我说的是去看舅舅家的新房子。

这样的活动我很少参加，印象里关于祭祖的记忆还停留在三四年级时的蒙蒙细雨，潮湿泥泞的土路，远处一个个模糊的小土包上垒着两块红砖，杂乱的草丛和一团团与天空同色的烟。看到水泥地上摆放整齐的食物，黄纸和一个大铁盆，我愣了一下，随后退了出去，在电梯门口站着，看向窗外。

长辈们没功夫管我，我倒也乐得清闲。他们知道我插不上手，我知道他们用不着我帮忙。

更何况本来我也没打算帮忙。

即便参加，我也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

这栋楼的建筑设计与寻常高层住宅相比有一个不同点，那就是隔离的门竟然设在对面相邻的东西两户之间，两扇落地窗把楼梯框成了一个光亮的隔间。我站在蜘蛛网底下观察那双层的空心玻璃，上面蒙着厚厚的灰，即便如此隔间仍然

耀眼得让我眯起眼睛。

身后飘来毛边纸燃烧的气味，很呛。我转身看向那个生了锈的铁盆，早已失去了往年光亮的银白。纸也不是一张张地烧，我不知道该怎么形象地描述，只能尝试我所擅长的数学语言：像是以正方形的内切圆圆心为定点，顺时针或逆时针不断旋转一个特定的角度形成的旋转图形，一沓沓的燃烧。我看到舅舅他们站在窗边点烟，薄荷绿烟盒上细细描摹着古朴的南京字样，下面是个女子怀抱白猫，有气无力地倚在椅背上，大概是因为烟雾太浓了。旁边题了一行字“金陵十二钗”。打火机窜起细长的火苗，黄色蓝色在漫着白烟的新房里跳舞。而烧纸的火焰却匍匐在纸上，在灰上，明黄色的下方看起来像是透明的。

我伸手打开了隔间的门，闪身站在楼梯口，随后把门关上。透过门上的玻璃，我看见纸已经烧掉了一大半，黑色的是刚烧完的纸的产物，看起来还含有可燃物，因为火焰正在上面有气无力地挣扎呻吟；还

有深灰色的团云，是与氧气彻底反应的产物，它们的内部充满空隙，一片死寂，温度再高也无法继续氧化。

我看到母亲和外祖母她们，从表情上看不出什么。她们灰暗的面孔在灰黑的背景和灰白的烟雾之间消失又出现。我看到她们手里用来翻弄灰烬的木棍，有的枝叉上还燃着，便移开了视线——烧纸时用的棍子理应选择轻便、导热性差且熔点高的不可燃物才是，这真是一种错误的决定。于是抬头直视楼梯间的窗户，正对着北面的楼，八点钟的阳光明亮而舒适，每一扇窗户都被厚厚的窗帘所遮蔽。分明是同一个小区，那里看起来住满了人，这栋楼的电梯却堆积着厚厚的木板，大概是没有住。不过即便是有人住，好像也瑟缩在没有光亮的角落里。

我转身回到了电梯门前，离开隔间时轻轻地把门带上了。一瞬间的阳光洒下后，还是阴沉沉的死气。🌀

# 旅行

2021级27班 空空

许久之前，我也不喜欢旅行。本就在自己的小城里过得安逸，又何必跋涉百千里，去别人生活的地方去偷窥一番呢？仅是这样也还好，倘若正值旅游旺季，在个什么古老的木质塔楼里同其他汗流浹背的人们挤在一起，只为瞻仰几眼被大吹特吹的古迹——说是古迹，也不过是古时候什么人留下来的家什——也太亏了。如果是去欣赏什么自然景观，弄不好还会落得一身泥，一身各种蚊虫的“赠礼”，岂不更加糟糕？一个人守着几平米的房间，手边堆着几本溢着香味的书，再放一些典雅的莫扎特或者海顿，抬头便是婀娜的云，岂不美哉？如果有闲兴，打开窗户探出头去，还有街道上充满市井气的喧嚣。于是在这样悠然的环境中，我度过了不少时光。

然而人总是会腻的。一腻就会想着到别处去看看。整天在一扇单调的窗子后面，无论窗那边的颜色变化多么幻彩，也会生厌。在每天什么时候日出都可以预料到的日子里，我竟萌发出了一丝旅行的念头。于是在一个和煦的午后，我背一个深色的双肩包，揣一张地图，便出门了。

但我是去旅行，而非旅游。在大大小小的字典上，这两个词似乎别无二义，然而从实际上的感受来讲，可却是有所差别。什么是旅游？跟随万千前人的脚印，触摸早已被摸得光滑的古墙，踏上被风化得黢黑的台阶，在一群汗衫或者棉袄中摩肩接踵，跟着共同的声音吹嘘赞叹，再用相机留几样合影……这样的无趣确实是对时间的一种浪费。而旅行则截然不同。井上靖说过一句话，我

非常赞同。他说，旅行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让你一个人待着。而这种好处是旅游所不具备的。当你在大部队中汗流浹背时，应该绝不会去思考，在某一个墙角铭刻的一些花纹会有什么含义，在什么特定的年代承载了什么事，又象征了些什么。这些本来琢磨起来非常精彩的细微之处，却被无数形式主义的旅游所忽略，被晾在犄角旮旯里，爆一身尘土。

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给自己订立了一个原则：凡是我以前知道的景点，一概不去。你看，像我这种孤陋寡闻的人都知道的地方，天下何人还能不知道呢？而那些地方一旦去就不可避免地遭受人群的蹂躏，我又不能一个人待着了，这一趟就又白跑了。

于是我就整天随着公交车闲逛。等什么时候从公交车的

## 窗边的秋

2021级27班 空空

我格外中意靠窗的位置。

初中的教室楼层不高，是在一座粉刷着淡红色墙面的老楼上的一楼里，窗户外面就有一棵高大的银杏，风吹过的时候簌簌的响。秋天的时候，偶尔刮来几片枯黄的叶子，落在窗台上，显出其扇状的影子。来了兴致，还会拾几片完好的，小心的展开，抚平，夹进手边的书本中。于是之后的许多日子里，当我再次翻开那些覆满灰尘的旧书时，总会发现几片压得十分平整的枯黄的银杏叶，一段荒草丛生的时光便铺展在眼前。

那时教室的窗户是磨砂的，或许只是贴了一层窗户纸——这记忆中最熟悉的地方反而模糊起来。当有脚步靠近，人影晃动，教室中百无聊赖的听课的人们便兴奋不已，抬起头来，支起耳朵，似乎这人影是为他而来。当人影彻底在窗户中消失，脚步声渐远，才彻底失去兴趣，在老师枯燥的语调中构造着自己的天马行空。有时候

车窗外发现了什么有趣的地方，就招呼司机下车。在人少的地方，司机还是很通情达理的。这种地方有时很偏僻，常常半天不见人影，有的时候又很热闹，像是赶上什么有趣的活动，我也会凑上去看几眼。就这样，我在偌大的上海游荡了好些天。

在我转悠过的上海的许多地方里，有一个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以至于现在还时不时地怀念那个场景。那条街道的两旁种满了树，高大直挺，树枝上的叶子泛滥，在街道上空延伸到一起，遮蔽了天空，汇成一条严丝合缝的长廊。时不时有枯叶无声凋落，随风上下翻舞。两旁的建筑应该是有些年头了，红棕的砖墙有些淡褪，但是还是遮掩不住浓郁的西洋风。这令人有一种置身于什么英格兰或者布拉格的小镇的错觉——在我的印象中，这种独属于西欧的浪漫应该是只在异域才有的。可这光景竟然出现在上海，确实令人诧异。而这条街上甚至可以说是人迹罕至，所以在惋惜如此之佳境被白白浪费的同时，我也庆幸有这么一隅，得以让我“一个人待着”——那么这趟旅行也就值得了。

独处确实是一件有趣的事。

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待着，不过并不是孤独。孤独是被动的，是一种被抛弃之感，一种求而不得的落失。然而自发的独处却不是，甚至说是恰恰相反。其所求的是将虚假的饱满和充实“吐出来”，将污秽排除体外，以求得一种自发的孤独。只有这样，才能面对自己被淘净、被洗涤过的灵魂，才会得到答案本身的样子。在那树的长廊下，在那充满欧洲风格的古建筑旁，我终得以同内心平等地坐下，像一对老朋友，叙叙旧，聊聊天。就在那天，许多苦苦思索的问题得以解决，许多魂牵梦绕的情节也有所释然。那一日的独处确实让我的人生改变了一些。所以我赞成井上靖老先生的那句话：

“旅行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让你一个人待着。”

之后的许多年至今，我也进行过好多次旅行，试图再次寻找一个像那日上海街头那样的地方，可以让我想明白一些问题，耳聪目明一些。可惜的是，无论去什么地方也不再能引起那般情思。可能是只有那时那样纯粹的、只为旅行的心灵，才会有不同于平常的发现吧。而这也正是旅行的魅力。🌀

脚步声也会停下，有时是什么人来送物件，然后嘴中一边絮叨着一边远去，有时候仅仅是侧耳倾听半晌，便快步走开了。还有的则是匆忙闯进门，在老师的耳边低语几句，便匆匆离去。于是，原本寂静的教室中便骚动起来，猜测又有什么惊喜发生。或许正值一阵秋风吹过，树叶瑟瑟，一种别有的秋的味道便酝酿出来。

后来，秋风凉了，叶子落了，本就苍老的树干上又添几道疤痕，那栋小楼上的油漆也渐渐有些褪色，我也距离那个地方越来越远。一年中，我先是周折到郊外的一所高中，然后度过了半年的平淡时光——那儿的树更加苍劲，草也旺盛得很。后来，又长途跋涉过无数荒芜，去了另一所很远的学校读书。其间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而我靠窗的位置却从未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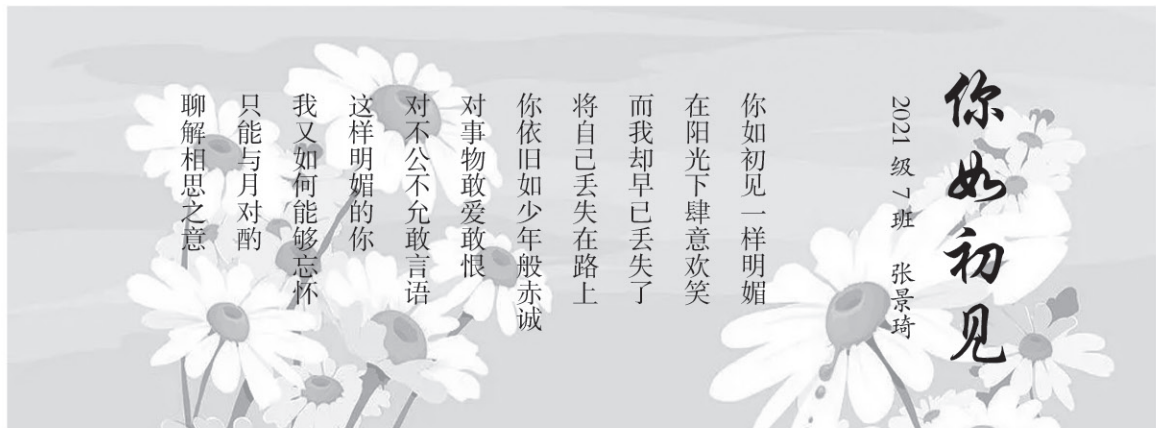
这时的窗外便又是另一番景致了。在那座红色的小楼里，窗外只是无尽的繁叶，交织翻滚，严严实实地遮住了明朗的天空。而在这里，深秋的天空湛蓝，深邃得像无瑕的瞳。白云无影无踪，连太阳都不舍得用金黄的颜色浸染它，使其犹如一张纯色的画布，铺展在天空中。金黄的叶则作为前景，微微摇曳，颇有些郁达夫老人家 Golden Days 的风味。

这时候靠窗的位置便有了绝美的景致。轻推开窗，先是涌进来一股秋味的风。至于这秋味，文字也确实不好描述。像是把湛蓝的天与金黄的叶用午后的骄阳烘焙，再让忙碌的小生灵们掺一点吟唱和歌声，然后随阵阵清风一齐飘入鼻翼。兴致上头，窗户大开，秋风便

狂野的冲进屋里，惊得书本“哗哗”作响，试卷漫天飞舞。秋日也不再拘束，喜悦地落在墙壁上，映出金黄的影。我呢？早已神游在这无限的快乐中了。只是，那高大的银杏树的影子似乎正在眼中闪烁。

后来日子长了，即使靠窗，也懒得欣赏窗外的景致。甚至当又一阵风吹起，口中却抱怨着：“靠窗位置真冷！”

近些天，别离的笙箫吹起。我也收拾家当，去了隔了几米外的另一个屋子坐着，仍然是靠窗的位置。猛地抬头望，才意识到早已入冬，过几天就是北方的小年了。凝视窗外光秃的树和苍白的天空，那座淡红色的小楼的样貌又隐约浮现在眼前。那颗银杏树，你可还好？明年的秋天，我就不去看你了。



# 灶

2021级30班 蔡佳彤

老实说，我并不很喜欢我的故乡。

处于北方的故乡固然有着无垠的田埂与青葱的麦苗，然而这些都已令我感到厌烦，更多的只是粗重的石磨和已锈蚀的铁犁。还有那口灶——毫无美感可言，土黄色的笨重身躯覆着一层经年不清的厚厚烟尘。它表面极为粗糙，而且开裂，像极了老树皮，并且歪歪扭扭，找不出一个完好的角。它每天只是烧火，做饭，除了这些便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呆立在角落，俨然一副笨相。

这口灶据说是爷爷年轻时砌成的，那工匠似乎并没有认真地砌，不然怎会有这歪歪扭扭的样子呢？几十年了，它一直不停息地烧火，供养了一家人。每到节日，是它最忙的时候，由于要做出一家人所需的饭菜，它在一天里有着半天，灶膛里都闪烁着火光，伴着节日里喜庆的红色。人们吃饱饭，莫不穿了新衣，挨着各家各户串门。于大人的寒暄声与孩子的喧闹

声中，它即静静地站在那里。

不过即便它多么劳苦功高，我仍旧不喜它。每次烧火，都要忍受令人晕眩的热浪以及呛人的烟灰。不中看，亦不中用。

它也正如我故乡的人们。

故乡的人们，似乎被输入了某种程序。他们五更而起，啃了两个冷馒头，就下地干活。劳作一天后，吃过晚饭，要么打牌，要么看电视。这之后就早早入睡。醒来之后，又开始一天的劳作。即便是节日，程序大抵也是相同的：吃饭，串门，睡觉。这使人深感乏味。同时由于常年的劳作，他们都晒得黝黑，大手上覆满了一层层的老茧，夹杂着泥土，看不出手本来的样子。

但一件事，让我对故乡的人有了改观。有一次，我们需要开车到县城里办事。可不知是原先的冻土消融了还是如何，我们的车子卡在烂泥里面无法出来。不管我们怎么启动车子，车轮总在烂泥里打滑。我父亲急得皱起了眉头，围着车子小

步快走，却仍想不出解决的方法。这时有几个扛着锄头面有疲色的乡人走了过来，似乎刚从地里回来。一见到我们，他们停下了脚步，没有围观，没有拿出手机拍照，而是停下来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得知了情形，他们马上扔下了锄头，丝毫不顾劳累，推着车。他们显然已经筋疲力尽，因此刚推了没多久额头上就渗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然而手臂却笔直，甚至爆出了青筋，如同经过风吹雨打仍十分坚韧的乌黑老树枝。终于，他们把车推了出来。父亲连连道谢，而他们只是挠了挠头，笑了笑，露出白色的牙齿，其中竟似乎有些害羞。而后他们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惭愧了，就算外表粗鲁，乡人们的内心却仍保存着古人的朴实，放在这人心不古的世界里，难道不是最可贵的吗？

我回头看了看那灶，其中隐隐的有着火光，虽然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此时在我的眼中却无比可爱了。

# 遇见黄河

2021级30班 蔡佳彤

我一直喜爱的都是河的宁静流长，直到我遇见了黄河。

南方的水，大抵是细而安宁的。配上那小巧玲珑的静止房屋，自有一份意境。然而我心中却似乎缺少了什么。我读过许多描写河流波澜壮阔的文字，但不临其境，无法体验；我见过无数“雄壮的河流”，可这些带给我的不过是喧闹与躁动，毫无力量可言。

偶有一天，我踏上了黄土高原。

远远地便听见了声音，非溪水流过岩石的潺潺，而是有如金铁相击的铿锵，却又比这宏大得多。这声音摄人心魄，使我心中不由地生出怯意来。

我顺着河滩一直向前，向前，又忽然停住了。我正与黄河相遇，而在我面前的，正是黄河的壶口瀑布。

我望着它，不禁屏住了呼

吸。在瀑布的上流，无数浪花不停地翻滚着，不时有几朵互相撞在一起，而后迸出无数飞溅的水滴。瀑布处的河床，似乎被一柄巨斧拦腰截断，那洪流便顺着断面一泻而下，形成一道土黄色的巨大水幕，如铜壶注水一般，不过这壶却要大得多了。

我依旧屏着呼吸，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扼住了喉咙，无法喘过气来。而瀑布仍然在继续吞吐着，咆哮着。一道道水流像张牙舞爪的巨龙一般，激荡的水花作它们的龙鳞及爪牙。它们嘶吼着从上方俯冲下来，坠入无底深渊，身死鳞消，最终湮灭，汇成滚滚水流，一直向东，永不复返。站在黄河面前，我深感我的渺小，仿佛我的一切行为都不能撼动它丝毫。旁边的人似乎不及我一般胆怯，对着黄河大声呼喊起来。

然而黄河的声音是多么让人惊惧啊，如同来自苍穹的雷声，恣情释放着永不穷尽的力量；又如地火，不时迸发出尖锐的轰鸣。那些人的声音，像投入大海的石子一般，荡起一丝涟漪之后，就很快沉没了。

我走上前去，似乎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力量。此时已是中午，而河岸两旁氤氲的水汽却遮蔽了天日，只有一丝丝阳光从水汽的间隙里透出来。

这时我又想起了江南的水，镜子一般，却又易碎。而黄河却给人一种永恒的力量感。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自幼便从李白诗里读到过黄河，今天遇见黄河，我才真正认识了黄河。



【指导教师：郭树卫】

# 纪梦

2019级10班 雨 然

几日前于网上看到一则视频，云“游戏如何如何……”。不知为何，为此不乐了一天，直到晚间，方闷闷地睡下。会一老翁，白衣白发，若喜若悲，予我天书一卷，书上题曰：“天赐网络吸粉育子成龙育女成凤万字真言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翻开看时但见一列列金字。

我大惊，再抬头看时，已不见了那老者。因梦中无事可做，故将那书略略翻看，部分内容至今难以忘却，再记于下，供诸君品评：

“游戏就是资本家用来吸孩子血的工具，你看他们一个公司一年的盈利，几百亿啊，这些钱是哪来的，还不是从孩子身上挤出来的？由此可见这种网络盈利机构的罪恶！当然给我这样的良心主播打赏不在此列……”

“你看新闻上报道的某甲，他为了上网打游戏的钱不惜杀害了自己的亲人……再看某乙，

也是为了上网玩游戏，居然去抢劫……由此观之，罪恶的根源全在于游戏……”

“游戏中的团队精神不过是资本家骗人用的幌子罢了，什么团队精神竞技精神，有什么用？游戏我也玩过，这些东西我也理解，说穿了不就是为了赢吗？这都是那些商家摆出来骗……”

“我一个亲戚家的小孩某丙，打小可伶俐了，什么都是一学就会，可自打五年级迷上了游戏，成绩就直线下降，再也没起来过……你看看，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本来以他的伶俐劲儿，考上清华北大是绝对没问题的，可惜却被游戏给毁了……”

“近日央视也在痛批电子游戏，由此观之，游戏就是……什么？你说我说的不对，那你一定是个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孩子，你说你不是？那你看，央视也在批电子游戏，你反对我，

认为我说的不对，那么你就是反对央视，认为央视说的不对，你是在质疑央视的权威性吗……”

“我认为，就应该关停游戏，还孩子一片洁净的天空，让那些孩子，都能考上心仪的大学，都能考上名校，至于那些工作与游戏相关的人何去何从，与我何干？记得打赏就……”

于书的末页，还有几行小字，是用铅笔写上去的，字迹潦草，倒也能勉强辨认，云：

“成龙秘法：

抑其天性，断其杂念，令其五岁诵诗经，七岁咏论语，九岁解春秋，十岁作释奠，夫如是，则未来可期。

“若其仍未成才，或抑郁自杀，则是受天赋所累，并非秘法所限，诸位大可放心使用。

“此唤作：大浪淘沙，始见真金。”



# 与你相遇

2020级12班 煜 墨

光影之美一瞬倾心，却难及人格之美，永铭心间。

——题记

檀紫色的封面，泛黄的纸张，隽永的字迹，一本宋词伴我走过了悠悠年华，送走了忧伤烦恼。无论是初春的早晨，还是深秋的傍晚，我都会打开窗，坐在书桌旁，让悄悄溜进屋内的风与我一同翻阅珍贵的那本宋词。

我发现了她，一个耀眼又黯淡的她。一句“风住尘香花已尽”领我走进她的世界。而读至“只恐双溪舴艋舟”，我放下了书，轻叹一口气，看向窗外。眸中好像有个女子走了过来，面容清秀，眉宇间却难掩哀伤，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身子在寒风中静立不动，可是教我领略她的“美”吗？

易安，你来了吗？

精致又典雅的闺房中并没有多少饰品和衣物，朝阳的桌上也十分素净，摆满了古籍。暖春的阳光斜斜地洒进屋内，以求一处静谧。她明媚的眸不知在凝视什么，唇角竟勾起些媚人的弧度，淡淡地笑着。只见她提笔润墨，在纸上写了起来，我想，这“彩笺尺素”肯定不是“不知天涯归何路”吧。

光影一暗，大概已是多年后了吧。新月初上，夜色如幕般拢起，繁星点缀其间，深秋的空气中漫开寒意，但干净清新得逼人。高阁上，她焦急地来回踱着，不时看看手中的书信，一旁的侍女不解地皱着眉看她，开口问：“夫人，我刚瞧您写‘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是什么意思？是寄给老爷的吗？”她抿抿嘴，摇头笑了，但仍未说一字。待送信人来到，她连忙让侍女把信给他，嘱咐尽快送达。这时，她转身冲我一笑，我正惊异于那笑中含的丝丝无奈与悲凉，她又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硝烟弥漫。这怕是金军南下的场景，百姓流亡的写照吧：婴儿的啼哭声，父母的抱怨声，甚至还夹着号啕之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乌云蔽日，人群涌动，我眯起眼寻找她的身影，却在地上捡到一幅卷轴，打开一看，有她和赵明诚的印迹。我已明了，不再寻找她的踪迹，轻念“怎一个愁字了得”，心头一酸。她孤身一人，南来北往的身影其实并不难想像，定

是提着个竹篮，裹着已沾染泥水的衣裳，步履张皇，向着深林小径那边奔走，与所有逃难的人一样。

易安啊！我不忍看乱世中你的仓皇失措无依无着，我愤慨于那个世道给百姓造成的颠沛流离无家可归。普天之下，多少流离失所的人们，命运在破碎的家园中沉浮。而你，是最让我心疼的女子，我那么仰慕你，爱你，我恨不得向着千年前那个时代，伸出手，将你拉出那个时代的泥沼，可我不能……只能忍受着心痛，看你奔波的身影……

你那么热爱生活，爱你的夫君。爱你拥有的爱情。你将这爱留在一首首诗词中。每一首词里，有你的情思，有你对自然的向往和对幸福的渴望。然你不负时代，那个时代却辜负了你。

易安，我愿在千年后的今天，与你相遇，与你一起，共同体味这岁月静好，人间清欢。



# 别让思维跟着舆论跑

2020级18班 单子豪

近日，又有“中国最美书店”出炉了。先不看书店，光下面评论区成群结队的“惊艳了XX”“YYDS”，便够吸引人的了。但这些评论是真心的、真实的吗？还是只是跟着舆论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呢？

能够发表见解的也算不错的了，更多的人只是顺着舆论大势敲几下键盘而已。这样的言论中有着自己的思考吗？恐怕只能是加大了舆论的规模，让更多无脑的话语卷入其中罢了。

书店的例子可能看不出什么来，但从前几月突然火起来的一首所谓的诗《暮年》中便可见一斑了。那首诗只是将几个现代化的“古风”词语胡乱编织在一起罢了，还敢叫嚣着自称杜甫的作品，更可笑的是，还有不少人相信了它，在下面发表了一些“最美最甜”“惊艳了大唐”等等的话语。这样一来，有些网友点进来一看，“哇，写的真好，大家都很喜欢呢！”便去不动脑子地称赞一番。这样的恶性循环一旦形成，便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最后成了一个可笑的乌龙。可能有人说，“我文化素养不高，就是看不出来”，但你是真的看不出来吗？我平时对诗歌很少涉猎，但也能一眼看出来，这只是一个流水线生产的劣质仿制品，难道别人不可以吗？还有，一个经常上网的人，也总能见过那首诗中的“云卷云舒”等在网络上被用滥的词语吧？一首诗中全是这种现代的“古风”词语，它怎么可能是杜甫的作品呢？不假思索的发言，让自己的思维跟着舆论跑，这才是最令人看不懂的地方吧！

再说《长津湖》。在其热度下降之后，一些降智的言论便出现了。一部分人开始认为这部电影是吴京对爱国情怀的消费，是用来赚烂钱的。难道主旋律电影就是消费爱国情感吗？难道耗资十几亿的影片播出来不是用来赚钱而是用来做慈善吗？这样一想，他们的观点便漏洞百出了。但即使是漏洞百出的观点，也会有一大群人去支持，他们不是对《长津湖》有什么偏见，只是思维被舆论

带偏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大众心理学》中曾说，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时，他的思维与判断力便会下降。这就可以去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了。

不只有在网络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应做到先思再行。比如我去评价一首音乐，我不去听，而是去看各大榜单以及网上的评价，然后再根据别人的见解去发表言论，这当然不合理。别人的见解是别人的，并不存在你的思维中。用别人的判断代替自己的思考，而不是自己掌握的证据去形成自己的观点，这不免会有极大的偏见。唯有自己深入思考，才能使我们的思想正道直行，不被他人左右。

网络是片海。吸收太多别人的意见会让我们的思维像空中的风筝一样摇摇欲坠，当舆论这根线断掉之后，我们的思维的风筝便只能在大海上飘摇了。思维跟着舆论跑是没用的，拥有自己的见解，才能让我们的思想茁壮成长。🌱

【指导教师：马素芳】

# 我们为何而写作

2020级17班 隋竞宇



思想  
碎片

文章越来越难作了。

一次文章的写作需要一个诱因，更需要不竭的动力，二者兼备才能有佳作成形。

一篇优秀的文章，看得见心境，听得到心情，感受得到风格、品行。

这些东西，除却“诱因”，在当今时代好像都在消亡。就在一切都开始消亡的时候，“诱因”却反常地增多了。

“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称鹏。”余秋雨先生所言极是。

这样一个时代的写作者们，又为何而作？

我不知道答案。

但我知道，如果不写成文字，胸中的怒火就难平息，但凡未做成文章，心间的悲情永远飘舞。对美的欣赏，对丑的鄙视，对光的向往，对暗的愤怒……总结一句：我意难平。

这就够了，这便足以回答那千古疑问：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我们便大声用文字回

答——我意难平！

读圣贤书，不只是为了生存，为了知识，为了与他人相同；更是为了感受，感受这个世界的一切。然后大吼一声，留下一笔。

可是，帝王将相成其盖世伟业，侠士迁客成其千古文章。

在这样一个信息洪水洗刷一切的时代，一篇文章只会有一瞬的光亮，而后便被草草埋于信息之下。一点情感只有那一丝的温度，很快就被光怪陆离的现实所取代。我们的心空了，留不下什么；又像装得太满，再也装不进什么。

于是情感消失了。“意”消失了，文章自然消失了。

于是，黑暗开始蔓延，丑恶开始发酵，直到有一天，人们猛然发现：

呀，怎么什么都看不见？

有人写出文章，想点亮些什么，却发现思想荒原上的冷风根本不容火焰升起。

于是又大喊两声，然而所有回应，又只像是回音。

就如同鲁迅说的那样：“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

只好闭了眼，任由黑暗涌现。

不，绝不应如此！

或许尚有光亮？

于是张开双眼，决意再向前几步。

手中的文章只有几点火星，也总比没有强。

不就是独行长路吗？古人同样有这样走过来的。楚大夫行吟《离骚》于汨罗江畔，司马迁镌刻《史记》于孤灯之下。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自古至今，他们从文章燃起的，在荒原上千百年来未灭的火炬，尚在燃烧。

以笔为火石，以纸为引信，哪怕自己便是枯草。

再看爆燃过的轨迹——

我意难平！

【指导教师：马素芳】

# 看见黑暗，思考黑暗

2020级17班 隋竞宇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不知当年鲁迅先生留下这些文字时是何感受。身为晚辈的我再次拜读时，感到的一种沉重的使命感，也是那种所行为天下的情怀。

他看见了黑夜，他读懂了黑暗，他思考了黑暗。哪怕那浓重冰冷的夜色已笼罩百年，哪怕连直面它都困难重重，哪怕不会有回音，他依然大吼一声：“从来如此，便对么？”

振聋发聩。

保有看见黑暗的能力，你是幸运的；拥有思考黑暗的能力，你是不幸的。看见了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缺陷与不足，你将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当你开始思考如何改变，就会发现那种难以名状的无力感，那种责任心无法变为有效行动的愧疚感，那种与世界为敌、对天地宣战的渺小感。当一个人想要改变世界时，才会发现，一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

难道就此放弃？当然不！

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但一群人呢？所有人呢？

当不断有思考者、呼喊者涌现，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终会改变。

但这，也正是当今时代的悲哀之处。

当我们被不断地告知世界的美好、人性的美丽，当悲剧被一个个“Happy Ending”所替代，当整个社会都在甜香的气息中沉溺于美丽的幻象……我们已经失明，光明制造瞎子。在金色的光明中，在香甜的阳光下，我们，堕入极夜。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已失明，但人类还有更可怕的两样性情——冷漠与习惯。

所谓冷漠，不外乎男人逛街、女人看球，周遭诸事，面前之景皆与我无关。你演你的悲剧，我笑我的喜剧。所谓习惯，不过是冲锋陷阵已久的战士，早已失去了对死亡的震撼。

更有甚者，与黑暗为伍，同浊秽举杯。

当你终于擦亮了眼睛，克服了习惯，唤起了内心的良知与智慧，拒绝了路西法的诱惑，

走到真相跟前时，再回首——人影阑珊。

司马迁、贾谊、魏征、张居正……都已成为历史。

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都闪烁在过去。

追随时光而去的人，仅剩了一点哀哀的磷火，幽幽地燃着，忽闪忽闪，仿佛下一秒就要消失似的。

赶着时代浪潮的新人，高举着明亮的太阳，脸上挂着甜甜的笑，踩着先人的骨头，驱逐幽幽的、冰凉的磷火，拖着长长，墨般黑的影子，奔向光明的未来。

我们停止了思考。

所有人背对着黑暗，因为手中捧着阳光。

不是没有转身，只是选择看不到。一点点透过来的冰霜中，磷火缓缓燃烧。

终于，该有人回头了罢。



【指导教师：马素芳】

### 作者简介：

席德佳，本名盖一林，隶属于2020级21班。不正经的老二次元，身兼博士、人偶师等数职，因不满于故事既定的结局，从而提笔，试图为自己的向往找个归宿。文风独特，好用对话和短句，多以“他”作为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借此反映部分社会现象；也喜爱为自己创造的世界写些故事，希望能引起他人的共鸣。

# 山川

2020级21班 席德佳

他又梦到了那些山川。  
他相信那些山川是真的。  
尽管早晨闹钟的余音强行把他叫醒，但直到洗漱完毕，他的思绪都仍停留在那群山川中。

他想去那看看。  
其实他本是不好山川之景的。他喜欢云雾，喜欢那种转身便不知其所，扭头就身心茫然的感觉。可那些梦中的山川，却同样给了他那种不真切的迷离。

他下了决心，要到那去看看。

在工作的间隙，他会在网上试着搜索关于梦中的那些山川的资料。感谢愚蠢的关键词

搜索，帮他在一开始就没打算找到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仍找到了背锅的对象，也给了他一个借口，让他一直搜下去。

搜到最后，他去找人解梦了。

但解梦人只告诉他，他最近工作压力太大，让他休息。

这话不假，但他还是背地里骂了解梦人一顿。

这段时间公司有个大项目，全公司上下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去找老板请假，不然他就得做好离职准备。可他每晚都会梦到那些山川，他的渴望也就越来越强。

他先是换了一种搜索方式，

改为去搜索那些有名字但是鲜有人知的山的照片，再和他那不清晰的记忆中的山川进行对比——找到了就是他血赚，找不到他也不失望。本来就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

但是每天醒来，他都会更加难受。

他意识到这是一种会害死他的欲望，但他却完全无法遏制它的产生。

他试着去失眠，但是他只要一踏进家门，一整天紧绷着神经的劳累就会从他心底涌入大脑，几乎是逼着他睡觉。

于是他又试着不回家，在公司连着加了几天的班，直到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完他

最后一份文件的最后一个字，这才用脸砸上了键盘。

还是那些山川。

这次他有时间了，便在那山川中多停留了一会儿——沿着河流的左岸向上，抚摸着树干的纹理，吸入属于山巅的云雾，呐喊，然后大笑，直到他笑不动。

而在他醒来后，他第一次没感觉到那种被欲望逼迫的难受，而是觉得十分放松。他便看了眼日历。

他睡了两天。

他又去找人解梦，但没得到什么不一样的答复。不过那解梦人多劝了他一句。

别总想着那些山川。

因为旷工两天而没有请假，尽管自己份内的工作已经完成，

但他还是被开除了。不过他并不气馁，而是数了数存款，人生第一次背上了他的双肩包。

他发誓，他要找到那些山川。

放弃了依靠搜索引擎，他开始贴吧里咨询其它驴友。但即使是他已在那些山川中游玩了一会儿，他的描述仍未得到任何肯定。哪怕是贴吧的创建者，也只是在努力回忆后摇了摇头。

但他并不气馁，继续着对各地山川的探索。

但就像他的工作那样，现实总是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打击他——他花光了存款，现在他必须回家。

于是，他再次踏入他那久违的家门，数月奔走在外所积

累的劳累随之从心底涌入大脑。他倒头便睡。

他这才意识到，出门在外的这几个月，他根本就没梦见过那些山川。

他再次在山顶呐喊，以期宣泄自己的怒火。他不信什么现实主义，可现在现实逼他低头。

失落，他第一次觉得失落。

他追求了一个理想，一个本不该属于他的理想，为此他倾尽了所有。

他忆起那些听过的故事，这才发现他也成为了个曾被嘲笑的人。

他睁开眼睛，灰色的天花板不是他的山川。

那便把这城市当做山川。

他露出疲倦的笑容。



# 山林

2020级21班 席德佳



作者  
专  
辑

在他家居住的山的山腰处，  
有一片树林。

曾经，那是他养活家人的  
唯一资本。

过去的数年间，他白天上  
山砍树，晚上拖树下山，到时  
自会有人来收，他只管数换来的  
物资。第二天便再上山砍。

山上的林子很密，他估摸  
着算了一下，即使他已砍了好  
几年，也砍了不到二分之一。  
所以，就算是他的田没了，他  
也还能靠这山活。

不过，他还蛮喜欢那田的。

约是三年前，那收木头的  
人也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在  
给他的物资里放了几袋种子。  
他以前在农村待过，知道这种  
种子是怎么用的，恰好他儿子  
还有天赋和力气，能帮着他锄地，  
他便凑合着在悬崖边上开了一  
片田。

但田里长出作物是需要时  
间的。他不知道，便每天在田  
边上干瞪眼。还是他妻子稍微  
懂点，他一回家就嚷嚷着催他  
去砍树，不着言辞的逼他先放  
下了田。

约是两年半前，他第一次

收了粮食。

那天他很快乐，围着田绕  
了一整天。而当晚上收树人来  
时，他便向收树人要求了更多  
的种子和打火机。

后来，那收树人便再不回  
来了。

于是，他带着女儿进山，  
找些草籽和种子。女儿眼尖，  
能用的草籽一眼就能看出来，  
但是女儿也顽皮，捡到了草籽  
就喜欢往嘴里扔，而且总是咽  
下去。他没有办法，只好在女  
儿冲出去的瞬间抓住女儿的腿，  
再去摸索着找到草籽。

渐渐地，他适应了靠田吃  
饭的生活。

不必靠树去换物资了，他  
便砍树给自己用。虽然工具粗  
糙，但木头的质量非常高，这  
使他很快就盖好了新房子。他  
很开心，还去山上找了朵花，  
用两根藤条一系，还想给房子  
“剪个彩”。

只可惜，没人记录下来这  
一幕。

老天似乎听到了他的愿望。  
在他搬家的前一天，他看到山  
路上有个人，拿照相机正往山

上走。他以前在农村待过，知  
道那人应该是个记者，便下山  
去迎。那人虽被他吓了一跳，  
不过也没有慌乱，而是问他问  
题。

他没答，就拉着那记者往  
山上走。

那记者倒也跟他，听他的  
指令拍了好几张照，有新房子  
的，有田地的，有山腰处树林的，  
还有他和他的家人的。

拍完照，那记者开开心心  
的走了。

几天之后，他被一种从未  
听过的声音惊醒。还没等他下  
床，就有两个人架住了他的胳  
膊，把他往外拖。他大叫，吵  
醒了他身边的妻子，但是他妻  
子除了跟他一起叫，也没有任  
何办法。

在红的蓝的灯光中，他被  
拖进了一辆车中。拖着他的人  
把他扔了进去，他只记得他的  
头撞到了椅子，很痛。其他都  
记不清了。

“那，那后来呢？”

门被不合时宜地敲响了。

（下接 33 页）



在镜头后面拍照错过了和陈凯歌院长的合影

# 读研在“上电”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张泽琦

## 作者简介：

张泽琦，现就读于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2013年—2016年就读于东营市第一中学，时年热爱文学创作，多次在《弘毅》上发表文学作品。现处于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学习研究阶段，还在不断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愿与大家共勉。

收到胡老师约稿消息的时候，我正处在本轮新冠疫情的中心城市——上海，准备着六月份的硕士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封闭了一个月之久的我似乎与正常的世界脱离许久，面对浩如烟海的理论文献，心中难免浮躁，却又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期待一切恢复如常的那一天。

读研后有一个让人哭笑不得却又心照不宣的段子长期流传在研究生群体之间：研究生只有考上和毕业的那一刻是快乐的。和大学的悠闲自在相比，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而且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同侪压力。与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同时邮寄到家的是—份包含30多本理论书籍的必读书单，与开学典礼上院长的

欢迎相伴而行的是关于毕业有多难的殷切提醒。过去一年，那些与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交叉学科相关的头脑风暴、课堂汇报、论文写作时时困扰着我。我渴望写出具有理论厚度和社会深度的专业性文字，而在此之前，我必须耐得住思考的专注与读书的寂寞，毕竟和就业的朋友们相比，关于未来的规划更像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令人处于危机中。



上大菊花节展览

好在，我很喜欢我目前的专业，热爱让我在苦闷的学习生活中偷取出几丝快乐。它的全名是广播电视艺术学，隶属于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或许大家对这个专业有些陌生，因为在高中阶段，学生基本只能通过艺考的方式报考广播电视编导等相关本科专业（我至今觉得很不合理）。巧的是在我高考那年，山东师范大学突然面向普通高考考生招生，误打误撞地我开始了崭新的学习旅程。和本科时期偏重拍摄、剪辑等实践操作不同，学术型研究生主要就相关影视作品、媒介现象提出专业的评论意见。所以，



论文发表

追剧、看电影不再是我闲暇时的业余爱好，而真正成为我学习生活的一部分。上到国产剧集的叙事策略分析、美学意蕴感悟、社会价值探索，下到优爱腾芒视频平台的运营方式、抖音视频的受众研究……有趣的课题总能精准地扣中我的兴趣所在，让我欣然忘记研究的烦恼。或许很多年以后，这些专业知识的积累与逻辑思维的训练很难对我的生活产生实际价值，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认识世界的方式，让我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再偏颇。

最后，我想说说这个城市。背靠魔都发达的传媒资源，我们学院隐藏了太多的短视频博主、大厂实习生与未来的艺术家们，他们都在通往自己梦想的道路上闪闪发光。以陈凯歌院长为噱头招生的上海电影学院，志在成为像北电一样的一流影视学府，在师资和器械方

面的配置确实下了功夫。除却显而易见的社会资源，上海的文化氛围很浓，年逾古稀的老人们还在电影院谈笑风生地讨论剧情、略显单调的艺术展览馆周末总是人潮汹涌，每一个饱含文

艺气息的年轻人都应该来这里走一走。当然，前进的过程免不了压力。上海的生活节奏快到有一刻的休息都会心怀愧疚，跟节目组实习的同学经常昼夜颠倒地进行工作，学校的心理咨询室长期接受问询。但压力也是动力，当你看到即将退休的老教授依然神采奕奕地想要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身边的人儿都目标清晰地充实自己的生活，顿感前路充满希望与斗志。

此刻的上海面对来势汹汹的奥密克戎虽然呈现出了许多管理积弊，但是无法

否认——这是一个离梦想很近的城市，这是一个离梦想很近的专业。光怪陆离的美好幻影与骨感鲜活的现实焦虑交织在一起，勾勒出当代青年人的生活底色：我们憧憬卓越，却陷于迷茫；害怕辛苦，却不甘平庸。越长越大越明白，高考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我真诚地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来到这里，在无限的可能中有所收获，再有所选择。方不负青春绚烂，亦不悔岁月蹉跎。



一些活动现场（左下图左一为作者）



一些追星现场



# 大学，不全是你幻想的样子

西北师范大学 肇启航

☆  
在  
大  
学

## 作者简介：

肇启航，曾用笔名北山，东营市一中2017级学生，鹿鸣诗社第四届副社长。经历两次高考，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在读。勤于工作，乐于创作。

已经三月了，我求学的城市才刚刚告别冬天。乍暖还寒时候，又一届高考百日誓师落幕，不知在一中的你们，听着临场动员，是否已经开始畅想“考后余生”？多半是的，本人当初也是如此。但余生到来之后的今天，我想说，大学，不全是你幻想的样子。

别紧张，也不要“透心凉”。因为要说的第一点就是——

### Part1 有些幻想是真的

这就是自由。高中的课程连续密集，学生起早贪黑，两周才能睡一个懒觉，很容易累出毛病。而大学里有周末，有小长假，有空课时间，条件允许，可以睡懒觉补充精力，老师的“耳提面命”也不复存在。

的确美好了很多。但除此之外，大学的变化还有：

### Part2 师生：我们需要双向奔赴

人言，教书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单恋，但这只适用于基础教育阶段。中小学的你，可以一直不发言，不问老师问题，只要你不后悔。但大学里老师会一直换，你们也许相处一年，一个学期，甚至仅仅几堂课。没有督促，没有答疑，课堂之外，再无互相了解的机会。若你不争取主动，甘当“无名氏”，就很可能印象定型，感情止步。

所以，大学师生的角色定位也会因此发生转换。应试教育下，老师的作用是督促和帮助，成绩取决于个人发挥。而过了这个阶段，学习与考评开始结合，每个老师都参与你综合评价的一部分。这时候，老师就更贴近你的上司或老板。事多的人不招喜欢，所以要自

主自立，尽量不依赖他人；死学的书呆子也走不远，双商都高、“能学又能干”的选手才更有可能赢。所以要有积极的精神状态，高度的参与意识，简明高效的沟通智慧，以及帮助老师分忧的能力。一个老师一个样，想全科优秀，就要样样玩得转。你不仅要与分数打交道，更要学会与人打交道。本职工作之余，社交能力也必须“及时同步”，让你与老师彼此了解，实现双赢。“孤岛”一样的生活方式万不可取。

### Part3 抽离“学生思维”，学做“社会上的人”

“考试前应该给时间复习！”

“学校应该保障学生的正当诉求和权益！”

“我是学生，老师应该理

解我的难处！”

好像没毛病，但社会不这么认为。你没听错，在这里，把“大学”叫“社会”更合适。

高中政治里讲过，人具有两种属性，“自然属性”（你是一个人，是独立的个体）和“社会属性”（你除了是你以外，还扮演着不同角色，与不同的人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关系）。大学便是后者。走出家门，虽然身份还是学生，但外界从此就以“社会”的标准来要求你了。教学进度统一定制，讲完即考，准备皆在平时；现实环境的不足能克服就克服，确有申请和诉求，即使占理也要放低姿态，只能争取，不可强求；非工作时间，任课老师和学校管理部门都要下班，有事情一定要提前安排好日程，在规定时间内

处理。人际交往中，你也会越来越感觉到朋友变少，“怪胎”变多，宽容和原谅越来越奢侈，不理解你、不包容你则是常态。这些冷硬的“社会规则”，看似不近人情，却只能适应。在此过程中，你也许会慢慢失去纯真，变得圆滑世故，但也会发现自己的能力逐渐增强，渐渐学会平和对待外界的是非、眼光或不公，与自己和世界和解。这也是每个人理解社会、融入社会的必修课。

#### 写在最后

高中是一群人的高中，有一整个班集体陪你奋斗，还有老师、家长这些战友，大家目标一致，同向奔跑。而大学是一个人的大学，学生们名义上生活在同一个行政班级，但自我要求、人生规划都千差万别。

想要的种种，需要自己去争取，而收获的种种，也都由自己定义。这是释放个性的阶段，也是磨炼意志的阶段。读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明白，“上大学就轻松了”只是高三压力下老师的宽慰，往后的路，对任何人的要求都只会更高。你可以不在乎数量，活得简单一点；也可以不在乎分量，活得普通一点；但只要你有一颗向上的心，就请你在乎质量，活得认真一点。

愿高考党圆梦理想学府，愿大学生成就无限远方。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与诸君共勉。

2022.03.12 于兰州



## 山谷

2020级21班 席德佳

老人摇了摇拐杖，指了指他面前的孩子们，又指了指时针，“夜深了，你们也该回家了。”

孩童们一片哀声叹气。

“明天再来，我给你们讲完。”

孩童们欢快地跑出了木屋。

等孩子们都走光了，他便拄着拐杖，走到躺椅旁。他躺下，感受并不熟悉的柔软和木香。

他确实不知道，十多年来他被关在哪里，他只记得那里的人叫他学习，而现在，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来，为什么能出来。

不过他也不关心这个。

他走后，他妻子被人推荐到了一个马戏团工作，他儿子因为能耕地进了农村；至于他女儿，天上来的生灵也就回天上去了一——看他房子的那人是这么和他说的。

想到这，他眼眶微湿。

他想伸手去拿纸巾，但只拿到一张报纸——就放在躺椅边，他都能背过那上面的头条标题。

揭秘深山——不会说话，和一猴一牛一麻雀共生的野人！

你凭什么毁掉我的生活？

想到这，他老泪纵横。

他终于到了谷底。

正如邻里的老人们所说的那样，谷底有一座凉亭。

他走进凉亭，自然而然地坐在石桌旁的一把石椅上，端起桌上的茶壶，为自己倒了一杯茶。

不过他并没有着急喝，而是四下望了望，又看了眼茶壶上的灰尘。

“你在等谁？”

幽静的山谷一时充满了回音，但那些参天的古树上却未有一只林鸟飞起。

不错，那些老掉牙的传说又对了一条。

他出生在山外的村庄，从小听着邻里老人们的传说故事长大——也不是什么光怪陆离的哄小孩的歌谣，而是些山里景色的猜想。有老人说，这山中飞鸟无数，可只在黄昏时飞出巢穴，觅食嬉戏；也有老人说，山谷的深处，长满了奇花异草，甚至有珍兽在那里栖息。不过，他爷爷总是对他复述的那些传说不屑一顾，只是告诉他，别进那山去。

他看了眼手中的茶杯，被流水侵蚀的痕迹尚且明显，并没有被青苔掩盖它的来源；杯中茶水透绿，虽然并无热气，但有一片茶叶在茶中飘旋。

“我再问一遍，你在等谁？”

山谷的回答依然是回声。

茶杯空了，一股清凉涌入他的身体，随后便是精神。他很随意地向后倒去，亭边那些他在山谷外从未见过的花草草便拥抱了他。

他喜欢这里。他确信。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站起身，继续往山谷深处走去。

当年有一位老人，硬要拉着他，给他讲讲山谷深处的动物。他知道他得赶紧回家，但那头在河边喝水，满身花斑的小鹿确实让他神往。

那天他回家后，硬着头皮去找他爷爷。

“我要去山里！”

“不行！”

“可你明明也让其他人进山！”

爷爷一个耳光把他扇出了

回忆，迫使他重新盯紧脚下的路。

但他又把思绪放在了那头小鹿上，这使他不由得欣喜起来。他笑，他大笑，笑得山谷满是回音。然后他便开始奔跑，迈大步跑，跑向那山谷深处的河流，边跑边笑。

他很欢乐，即使是乐于他的想象。

他知道，也许山谷深处没有河流，也许没有河边的小鹿，也许都没有山谷深处，但他依然欢乐。

一根树杖绊倒了他。

他知道，也许这山谷没有出路，也许昨日的雨水被泡成了一壶茶，也许那清凉都只是他的感冒，但他依然欢乐。

他的回忆很模糊，但他始

终很疑惑，为什么那些邻里的老人总想着让他进山，尽管这里确实很美。

也许他一开始就知道结局。

于是他义无反顾。

也许他一开始就只有心魔。

于是他自找台阶。

也许他一开始就不再年少。

但他确实年少。

现在他鬓须斑白。🌀

## 逃

2020级21班 席德佳

他跑不动了。

吸气，呼气，恐惧在他喘气的间隙中吞噬了他的慌张，占据了她的左半脑，一时间，他都无法给自己一拳。

他们是什么人？

瞳孔放大，又在一闪而过的霓虹灯光中缩小，又在无法言语的黑暗中放大。

是心魔，一定是心魔。

他扯掉了脖子上的蓝色领带，扶了扶已经在奔跑中刻上印痕的眼镜，刚刚一并被恐惧吞噬的痛苦被从睫毛上滚落的鲜血唤醒，他因此而捂住右眼大叫起来。

这城市，这城市！

当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只觉得这世界与他那印象中的城市不太一样，可他也不好说不一样在哪里。商店，风铃还在，推开门还有老妈子可爱的小玩偶祝他日安；学校，还有那准时的下课铃和课间操；地铁，电梯还运行着，他家旁边的站牌和站牌旁的躺椅也还是原来的样子；诊所，对是，是诊所！是诊所不一样了！

他感受到了一瞬间的喜悦，便借着这股劲去想诊所。

“喂！”

突如其来的呼唤让他下意

识回了头，一件白色的大褂先进入他的视野。

对了，是医生！是医生不一样了！

他再次迈开双腿，又一瞬间的喜悦逼退了些许恐惧，让他又有了向前跑的力气。他扶着墙往前走，直到回头也看不见那医生。

医生，想想，医生哪里不一样了！

他记得这医生第一次和他交谈的时候温和，当时还被她比作了绵羊。但他现在丝毫感觉不到还有什么温和。他只觉得很冷。从被叫到名字开始就

觉得冷。

名字？不对，不是名字他知道那医生叫了一个名字，但不是他的名字，他也不认识那个名字。

脚步声又一次在身后响起，他再次迈开双腿，但怎么都翻不过那面前的墙。

“喂！你！”

恐惧自心底向上蔓延，他看到了一处阴影。

阴影，阴影是一样的！

这是他在阴影外的最后一点思绪。

他坐在沙发这边，医生坐在他对面。

“你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朋友。”

“是吗？我倒是认为我不

把你关进精神病院已经够愚蠢了。”

他笑了，笑得如同冬日之寒。笑得医生一阵头皮发麻。

“我们换个话题，”医生勉强克制住双手的颤抖，半逼迫地开了口，“他在阴影中待了多久了？”

“一年，两年，或者三年。都有可能。”

“你就这么不在乎？”

他又笑了，两手一摊，不做回答。

“你都看到了，他已经恐惧和迷茫成什么样子了！”

医生拍案而起，但他仍不做回答。

既然如此……

“我拒绝为你提供进一步治疗，卡苏·密斯特。”

这次他没跑。

医生很温和地按住了他的肩，虽然一言未发，但让他很安心。

记忆和现实慢慢重叠，他意识到其实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一切吸是他自己的思绪出了些问题。医生带着他走上大街，他又感觉到了温和。

这城市……刚才他确实太急了。

人群，他很熟悉，其他，也很熟悉，这城市还是这城市。

医生还是医生。

于是他笑了，笑得如春日之风。

那天，精神分裂患者卡苏·密斯特逃出了他的内心世界。

## 蘑菇

2021级2班 齐紫

我打着红色的伞  
独自坐在一段  
被人遗忘的台阶上  
天上下着淅淅沥沥的雨  
淡淡的薄雾里  
升腾出青草的香气  
天边有朦胧的光洒向大地  
我低头看到



有一个红色的蘑菇  
跌跌撞撞的  
翻过石块和高高的草地  
一路来到我的面前  
“你也是蘑菇吗？”  
小蘑菇抬头  
头顶是雨露折射的彩虹



编者按：

编者按：高二年级部分班级在学习屈原作品之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写下了不少怀念屈原的诗作。我们从谢鹏娟老师投来的学生稿件中，选取几首优秀作品，与大家共同怀念这位伟大的诗人。

## 吊三闾大夫

2020级 25班 吴柏辰

香草零落美人老，举目四顾涕泗涔。  
触思后皇嘉树赋，泽畔离骚又孰闻。  
终不合污宁溘死，鸫鸟举翼赴江浑。  
龙船争渡荃不见，泪下沾巾念忠魂。

## 承屈原之志

2020级 25班 李晓彤

我懂你变法被阻  
遭人谗谄的无奈  
可随波逐流、陷于浊秽  
又怎会是你的选择

我懂你扈芷、江离  
秋兰为佩的志向  
故芳情昭质  
又怎会被邪曲所容

我更懂你那楚为命本  
与国相依的赤诚  
投身汨罗  
是你的选择  
香粽的绿叶因你卷起  
龙舟的号角为你吹响  
三闾大夫  
五千年文明从未忘记你

## 汨罗怀古

2020级 25班 张瑞涵

沉吟长叹，汨罗江边，水清云淡。  
世皆浊兮我独清，何处相安？  
叹往昔橘换，谁料竟遭疏远！  
已矣乎哉！自沉江畔，涤我一生哀怨。  
再回首，已历千年。  
甜粽飘香，喜笑欢颜。  
岂敢忘却爱国志，应须谨记先祖言！  
试看今日强国，更待我辈共勉！

## 水中月

2020级 25班 孟元祎

你最后凝望了一眼——  
那自己曾无限向往过的远方，  
然后紧紧抱着诗的理想，  
跃下了汹涌着悲壮的汨罗江。  
刺骨的寒冷浸透你芳泽的衣裳，  
最后一声叹息也终归魂乡。  
你定是化作了那水中的月亮，  
此后，  
每当赶路的人找不到方向，  
你就借给他们一缕光。

【指导教师：谢鹏娟】

## 玉楼春·百日誓师夜来偶记

2019级2班 甄雯芒

熏风渐软日渐长，竹影摇梦梦浸凉，映窗漫捉一枝月，挑我愁思倾西江。  
未逢穷途何彷徨？且邀银汉入酒觞！挥笔尽蘸天河水，书来锦绣第一章！

## 子夜歌

2021级36班 煜 墨

寻春须是仲春好，看花莫待片红扫。绯色染娉婷，荏苒宿云轻。  
双黛远岫攒，陌上春归缓。海棠子规啼，今宵尽思伊。

## 绛珠叹

2020级2班 张福祥

何年仙草入凡境，青埂峰前此梦酣。本是木石盟旧誓，苦将金玉凑良缘。  
葬花痴诉埋香冢，焚稿病归离恨天。冷月诗魂逐泪去，徒留几客念肠穿。

## 鹊桥仙·春雪思人

2020级2班 张福祥

风留祈愿，闲时默念，锦信可随归雁？欲执浅墨影卿颜，却搁笔、朱唇难点。  
樱花翻散，流荧映眼，飞雪有何怀恋？白华悄覆柳年年，静立寞、常思君面。

注：

【却搁笔、朱唇难点】：却停笔，只因世上难寻好颜色，为卿点朱唇。

【流荧】：喻指晶莹的飞雪。

# ENTP 型人类观察记录

2021 级 2 班 荧惑

瑜是我的朋友，一个有点面瘫的 ENTP。

—

对于一个收发作业全靠座次表的脸盲人士而言，一个老老实实交作业（刚上高中安分守己）、不惹事（暂时没惹到我头上）、不起哄（但会看热闹并趁乱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回答问题少（坚决不主动举手）的男生，实在无法引起自己的注意（我是不会把珍贵的注意力放在一个“无名小卒”身上的）。在高中生活刚开始的一个月里，我对他的印象只有一张密密麻麻的化学成绩单上最上层的名字。

是在月考后发物理成绩时开始对他感兴趣的。座位不是很靠后，倒数四五排的样子，离窗户有一段距离，并非“后排靠窗，王的故乡”的风水宝地。有没有戴眼镜？记不得了，但他身边一圈同学看他的眼神

都放着光——物理最高分，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引人注目的。

当然，我在第一排，怎么也算不上“身边一群同学”之类，倒也一直盯着他。

看起来不高，头发支楞着，茂密而蓬松，脸上有痘，不是很白，但很干净，那副面部神经控制似乎不怎么协调的表情放在男生堆里很是显眼；笑起来呆呆的冒着傻气的样子、还有棱角分明的侧颜，也挺可爱。其实并非那种只一眼便惊艳了岁月的类型，但胜在耐看。

如果说此时我只是起了结交的兴趣，那么很快他就激起了我的敌意。

你可以接受在成绩一样的情况下，最喜欢的老师只表扬了别人，对你却只是一句淡淡的“不错”吗？

非常抱歉，我心胸狭隘，我不但不接受，我还会明着给那个“别人”拼命使绊子，具体表现为收瑜的语文作业时翻

一个大大的白眼，拖着长音，阴阳怪气：“哟——这不全班第一么——”

没过几次他那“脆弱的小心灵”就承受不住了：“不是，我怎么惹着你了？”

自己心里没点数，还来问我！我冷哼一声，扬长而去。

开线上家长会时，我抱着手机在班级群里聊得正嗨：“当时飞哥不夸我夸他，我特别生气。”其实瑜真的很无辜，但奈何我见了他就恼火。

屏幕上划过一片欢声笑语：“他酸了，他酸了。”“他醋了，他醋了。”

我估计瑜在那头挺无语的，顶着一个可爱小女孩的头像，在满屏的快乐中发了一串省略号。

带着一点对别人乱使小性子的愧疚和对他的好奇，我给瑜发送了好友申请。

二

我很快就原谅他了，我想通了——按首字母排名，并列的成绩，应当是他的名字在上面，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就说明班主任和物理老师的心里还是有我的？明白了这一点，一连几天心情都好了很多，连带着瑜似乎也眉清目秀了不是？

那时的化学成绩不尽如人意，而化学老师又是一个幽默风趣的美男——头发有点白了，一看便是年轻时特别受小姑娘喜欢的类型——所以偶尔去找老师问个题，顺手帮忙拿个东西嘛，也情有可原。

有天早上，瑜来收我的化学作业，拿着一小叠15分钟定时训练在我面前的课桌上，低头整理，声音闷闷的：“你这段时间是不是经常去找化学老师？”

“啊，对啊，有事吗？”我转过身去看瑜，他把头埋得更低了，看不出来表情。

“我说化学老师怎么最近不理我了……你已经是语文课代表了，能不能不要和我抢活干？”话末还带了几分不易察觉的委屈和小翼翼的祈求。

我一愣。

那些天我见到瑜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因为老师的褒扬而莫名其妙地“争风吃醋”，这种事说出去真的很好笑，更何况还是我在单方面生气。不过既然他也这样，从某方面而言，也称得上“同道中人”，我心中那点儿愧疚便也烟消云散，反应过来的头等要务也并非“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感动，而是先放肆地嘲笑一番，你小子也有今天。

本人在某些方面偏偏爱好顶风作案，不按常理出牌，别人不让我干什么我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怎么出格怎么干，一定要搅个天翻地覆，惹出点大乱子才罢休。

而现在，我搞事情的心蠢蠢欲动，当即拍板决定：去当化学课代表！名正言顺地抢活干！

不不不，这时候不能叫抢活干，这叫履行职责，我那是兢兢业业，毕竟人家可是有正规课代表身份的。

一个精明的商人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我稍稍算计了一下，化学老师很帅，现在的两个课代表瑜和阳也有着有趣的灵魂，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化学

成绩，还能够与化学药品近距离接触（指仅仅隔着一层玻璃器材），而我只要付出一点时间和精力，这笔买卖不亏，值了！

### 三

有一天早晨，我快乐地收着化学作业，拎起瑜的试卷，正面很好，和我写的一样；翻过去，等等，那个不定项是我错了？

我盯着题目条件，离子共存，透明溶液，不沉淀，无气体，不氧化还原，几个条件下来，我没错啊。又对着瑜的答案看了一眼，这小子准是把透明溶液当成无色了。

拿笔给他改题时，又有一股无名怒火冒了上来：就这么愚蠢的错误还会犯？到底知不知道认真点！

正好此时瑜吃完早饭也回来了，我把他拉到一边。

“听好了瑜瑜！”我歪着脑袋看他，用手狠狠地戳着那张可怜离子共存练习，“透明溶液并不代表溶液无色，初中怎么学的？怎么考上的高中？”我仰头，内心的不爽又添了几分——看他坐着可没这

么高。

瑜低着头：“嗯。”

我赏给他一个大大的白眼。

晚自习的时候，老师讲到这个题，我带着几分嘲讽的表情回头看瑜，他也正转头看我，与电脑屏幕相反的方向。

我听到老师在讲台上大声强调透明溶液是可以有颜色的，对着他那乌黑到不见半点日光灯反射光的眸子，缓慢、优雅、高傲地勾起一个凉薄、不屑、冷漠的讥笑，然后继续听课，留给他一个孤独、嚣张、“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背影。

哼，愚蠢的人类。

很久以后的一个化学晚自习前，我活动了一下政治晚自习写了两张铁的专项训练后有点酸痛的手腕，拖着腮听阳和瑜为“谁上黑板写晚自习任务”这种无聊的事争吵不休，一抬眼，突然端详起黑板。

典雅的墨绿，光洁的金属边，我思忖着，这样的黑板，配得上我潦草狂野的板书，这么整洁的板面不破坏一下可惜了。

“你们不去我去！”话音未落，瑜也起身。

真是奇怪，怎么偏偏和我

作对。我抓住瑜的袖子，防止他溜得太快我跟不上。

事实证明，扯袖子这种举动是多余的。上课前三分钟，外出的同学纷纷回位，饶是瑜身高腿长也在“逆流而上”时寸步难行。而到了开阔地带，他三步并作两步，抄起粉笔就伸着胳膊写字，我想抓也抓不住，只能站在他旁边，拿着抹布，他写一个字我擦一个字。

他满脸通红，很是恼火，却又笑着看我，长而翘的睫毛在眼睛上方投下一小片阴影。

我歪了歪头，挑衅地扬眉，举起手里的抹布。

瑜把手里的粉笔狠狠地砸在我的脚边，愤然离去。

我也不急，欣赏一会儿那在黑板上凶残肆意地散发着邪气的丑字，慢悠悠地拣了一颗颜色粉嫩的粉笔头，双手背后踱着步子走到他附近，对粉笔头施加一个水平方向的初速度做一个平抛，与瑜的试卷接触后，又做了一个斜抛运动，危险擦过瑜的脸（空气阻力忽略不计）。

“我都没打到你，你却往我脸上扔？”瑜不满地抗议。

“我也只是打到你的卷子

上啊。”

#### 四

瑜没有背过上课提问的英语范文，他十分激动地站到了教室后方——他是十分乐意同后排的男生们上课说话的。

英语老师是仁慈的，宽宏的，允许罚站的同学答对问题后可以坐下。而瑜站在后面倒是自得其乐，乐在其中，乐不可支，乐不思蜀。不多时，站着的就只剩下了几个包括瑜在内的男生。

面对老师“你一个全班第一名站在后面，是想作甚”的质疑，我一边笑，一边回头看向瑜，期待着他的作答。而瑜也不负众望，字字铿锵有力，作做出了自己的诠释。

“微服私访。”

正因如此，某个语文早读，瑜和阳因为说话被班主任抓住而罚站到我的附近，我强忍笑意冲瑜打招呼：

“哟，来微服私访了。”

“……”

“瑜瑜，我真的很好奇，你怎么考得过我的？”

“……我也很奇怪。”

生物晚自习后，我坐到瑜

## 尾声

我记得元旦前的一个晚上，我、瑜、阳三人提出的“在晚会上表演室内铝热”的计划，被化学老师无情否决并被赶出化学办公室。我走在前面，像是黑社会老大带着小弟刚从军火库出来，准备外出火拼。

我至今仍在懊悔给瑜第一次打电话时，为什么没有假装成他的班主任催他交作业。

我并不认为8个字母以4个为一组的16种排列方式就可以大概描述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同时却发现我本身就是完美的杠精，典型的ENTP。和瑜一边收集各种ENTP梗图的同时，用缜密的思维、完美自洽的逻辑讨论为什么月亮分明反射的太阳光却杀不死吸血鬼，蛆死了能不能生蛆。

瑜的精选相册里有一张图片，是只ENTP的小猫在认真地读一本写着“如何同时非常烦人又非常可爱”的书。

这么说吧，我的朋友瑜瑜，我决定在此给你一个ENTP给另一个ENTP最高度的赞扬——你已经足够烦人也足够可爱了。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这时候我也不方便再继续阴阳他，于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小小地关心了他一下：“喝点水。”

## 五

下学期第一次周测，他请假了，胃炎。

怀着对朋友的同情，对瑜受苦的幸灾乐祸和他不用周测的不满，我对瑜抱怨着生物周测：“烦死了，大B上面角标加号和小b也就算了，性状还从性遗传，打印也不清晰。”

“可以使用换元法。”  
行啊，你小子数学学得不错。

瑜在家估计很痛苦吧？我想着，说的话可毫不留情：“让你天天吃夜宵作死，现在遭报应了吧？”

他有气无力地回应我：“我错了，下辈子还敢。”

瑜在我生日那天倾情演唱了一首他自己编写的《我祝你生日快乐》，毫不知情的我手机开着外放的最大音量就打开了他传来的语言。

魔音绕梁，三日不绝。  
我很喜欢。

和阳的旁边说话，正笑着，阳递过来一包刚拆开没多久的薯片。

“哦，谢谢你，我的朋友。”  
我的语调抑扬顿挫，随便往嘴里塞了几片就扭头想找别人玩，然后就看见班主任的脸在后方窗户一闪而过，笑意甚浓。

我心虚地咽下吃的，默默地端正坐好，并摇头拒绝了阳再来几口的好意。

瑜抱着阳的薯片吃得正欢，武林高手班主任施展轻功在桌椅之间凌波行走，我坐在别人的位置上惊慌失措汗如雨下。

这个时候有多惊心动魄，在阳被大家供出去以后安全脱身的我和瑜就有多快乐。

瑜有个习惯，吃干脆面的香辣蟹味时坚决不加料包。在某次数学周测后，我曾见到瑜呛得快把肺也一起咳出来，并坚持向我痛斥阳“惨无人道”的“酷刑”：

“他把一整包调味粉全抖在一小块面上了。”他使劲咳着，而我已经开始盘算用这种粉末恶作剧别同学的可能性。

瑜大概看出了我心里的小九九，将被他挑出来放在一边的粉包十分慷慨地赠予我。

后记：

几天前的早上，我在食堂问了一下瑜是否同意我写他。当然，他的意见并不重要，头等要务是让我写得开心。

他没说什么，点头。

这是他对最大程度的纵容。

他大概也在好奇我眼里的他是什么样的吧。

这篇文章写得信马由缰，因为我确信无论它存在与否都不会影响我和他的关系，我还是会拖着长音喊他“瑜瑜”，他还是会双手插兜健步如飞，我们对视，然后同时冲对方竖起一个充满鄙视意味的手势。

敬我们理性而疯狂的半年。

敬我们理性而疯狂青春。



# 祈愿

2019级10班 二木生

## 【序幕】

“先生，所以您的意识里确实存在着许多被引导过的痕迹。”关闭一旁的仪器，我向这个神色平静的年轻男子。

他强笑一声，从右手手腕上缓缓撕下了一小块东西，其下的皮肤上纹饰着一个小小的金色六芒星，正在这里的光下缓缓变亮。

“硅胶。”他向我扬了扬手里的东西，“我没想过会走到那里的。”

我有些恼火——为他对自己安全的漠然。“林先生，人一生只能修改一次心理年龄，是因为这对你意识的负荷很大，远超修改性格什么的，你应该知道。”我迟疑了一下，“是了，还没请问您的真实身份，我需要——”

“林祈，祈愿的祈。”他打断了我。

“我知道，你要查档案。那么，密码……0720，账号只记得x7开头，能找到吗？”他继续说道。

我没回答，向一旁的电脑上输入信息。各个心理医院主机数据相互独立，所以他给的信息完全够用。事实上，当我在x区检索“林”时，就已经只剩两条结果了。

借助他给的个人密码，我进入了他的档案。

18岁，生日7月20日……他才刚成年……个人经历……我在一张表格上简单填了些信息，以待一会儿上传总部。再从数据库中翻看了一会儿，我关掉系统，重新面向他。

“不到一个月，还是修改年龄，你知道你的意识中存在多少修改吗？刚才要是……你就这么冒险？”

“你不明白。”他说了一

句，却不再作声。我一时语塞，想说些什么，却不知如何开口，一时有些出神。

“不对，有些奇怪。”良久，他打破了沉默，也让我回过神来。他不知何时已盯住了我的眼睛，“这不可能。所以，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我只是在想，其实我明白。

## 【一】

心理修改，两年前兴起的新技术，修改员与被修改者会共同走过需要修改的记忆，修改者于其中关键节点做出引导，以达到修改性格、气质乃至心理年龄的目的。

所以，我其实也看了一遍林祈大部分的人生。

“孩子，我和你爸直到40多岁才向上天祈求到了你这个宝贝，所以你叫做林祈，祈愿的祈。”

这是我在林祈记忆里听到的第一句话

江南水乡，丰饶富庶。林祈的童年其实过得颇为幸福，他的父母作为一方公司的高管，在当时自然属于高薪阶层，对

于林祈这样的中年得到的孩子，夫妻俩更是恨不得将其时时捧在手心里。锦衣玉食自不必说，他们更是给了林祈充分的空间，去自由选择爱好，而对于林祈热爱的事情，夫妻俩虽然难以理解，却仍在努力接受；工作繁忙，却仍然尽力陪伴。

“儿子，我们来看你昨天说的动漫吧。”这是林母的声音。

“我把你爸拉来了，你之前不是说要凑齐三个人才能玩游戏的场景吗？”这是他们一家人在一起

这些跨越了十年时间的记忆，本应被时间模糊，在林祈意识里，却十分清晰。

此时，林祈的生活氛围十分和谐，林祈的母亲带着较为古板拘谨的林父，尽力创造了一个乐园，只祈愿儿子能快乐地成长。

思念是一种奇妙的感情，具有战胜时间的魔力。

## 【二】

九岁那年，林祈全家搬到了现在这个城市。

无疑，这里较林祈的家乡更为发达，环境上也更为优美。

不过，林祈父亲更看重的，却是这里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水平。

半年前，林祈的母亲查出了癌症。

林祈的父亲辞去了工作，陪着妻子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看病，奈何天命难测，纵使倾尽家产千拖万延，母亲还是没能陪林祈度过十岁生日。这对小林祈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孤独，恐惧……家中失去了欢笑，增添的却是愁容与疲惫的身影。

父亲把家中原有的房子卖掉，在这里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两人在这里定居下来。

“我当初很不理解父亲的选择。”走在记忆中的林祈告诉我。

相较于这里，林祈更喜欢那个承载着他美好回忆的故乡。这并不难理解。而林祈父亲的选择也只是望子成龙的祈愿罢了。

我看过林祈父亲的眼神，苦涩中却不乏希望。也许自妻子查出绝症的那刻，这个男人就已经决定了要带林祈来大城市发展，搏一个成功的未来。

尽管林祈父亲眼中只有林

祈，林祈却并无什么感触。这个孩子过得并不顺心，这不仅源自生活条件的改变，更多的是对家庭氛围的不适应。

林祈记忆中有个片段非常清晰：

他带着喜悦回到了家，推开门迎接他的是父亲疲惫却难掩开心的脸庞。

“爸，我回来了。”

“嗯，我今天做的你爱吃的菜。”

林祈把包扔到沙发上，兴冲冲地跑到餐桌旁坐下，“今天我在学校里接触了许多和太空有关的事儿。”“开心吗？”父亲问道，得到肯定答复后，微笑道，“开心就好，记得别耽误文化课就行。”

“先不提成绩，爸。你说我未来当一个宇航员怎么样？”“宇航员……也……还行吧，不过……只要你保持住文化课就好。”“不是说先不提成绩吗？我又不差，真没劲。”林祈有点不开心。

“我只是……没事儿，先吃饭吧。”

类似的记忆在林祈的记忆里还有很多。每当林祈将自己

喜欢的事物，诸如动漫、游戏告诉父亲时，父亲总是兴致缺缺，而且一开口就又是那些有关成绩的叮嘱。

严谨守矩，父亲事业赖以成功的秘诀，却在与儿子的相处中转化为古板与欲言又止。他很爱林祈，工作努力只为给儿子创造好的生活环境，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可他不明白，为什么儿子这么大了会对动画片感兴趣？也不明白那些晃眼的游戏有什么意思？

林祈也很爱父亲，只是有些厌烦这样单调乏味的生活。

“这段有些复杂。”林祈提醒我，“小心点儿改。”

我点点头，他的这段记忆有些部分十分清晰，有些部分又异常模糊。

一般来说，这是努力忘记，却又时时想起的表现。

### 【三】

走到这里时，记忆已经基本没有模糊的了，伴随着林祈的父亲知了天命，一步步走向退休，林祈也进入了青春期。

在同龄人中，他有着足以傲人的成绩与令人艳羡的绘画

能力，这给了他父亲充足的动力，却不能延缓他父亲的老去。

夜晚在书桌电脑旁沉沉睡去，上下楼梯后扶着墙气喘吁吁，工作的时长在增加，头发的颜色在变浅……

而对林祈而言，早上很早就上学，又上完晚自习回家，很多时候，他一天都和父亲没有交流。

林祈的父亲也不好过。他开始害怕，害怕儿子一直热爱的——那些他认为没甚趣味的东西，会扰乱儿子的视线，给未来的生活造成麻烦；却又怕儿子会因为他的不理解而生气。体力不支，他难以陪伴儿子活动。他常常在晚上把自己锁在屋里，仿佛是在逃避。

我见到了一段凝实到令我奇怪的记忆。

“我想走艺术哪里不行啊？”

“动漫哪里算艺术啊？”

“哪里不算了？很多高校也都有美院，有动漫专业的好吗？”

“我是说……这毕竟不是正经画画，未来几十年后你怎么办呢？”

“又怎么不正经了?!我成绩不错,又从小开始练画画,这行业又不是只吃青春饭。”

“我只是让你再想想,小祈。你之前报班只是业余爱好,现在——我不会给你定太高的目标,只祈愿你平安美满地走过人生。你要成熟点,多为未来……”

“你就是太死板,太顽固了!”

这段对话发生时,林祈初入高中。这段记忆其实很长,那一天,两人谈话至深夜,最终却以林祈的妥协而告终,他在分班时选择了理科,却同时选择了住校,选择了与父亲更少的见面。

“为什么这段记忆会如此凝实?这不正常。”我有些奇怪。“一直以来,我的愿望都是恢复那个融洽和谐的家庭,现在我虽然能理解父亲,却缺乏勇气。这里是逃避的开端。”他的声音在颤抖。“抱歉。”我说道。

“抱歉,就到这里吧。只改前面就好了。”林祈说道,神色有些痛苦。

“可……你想改回18岁,

就要走到18岁。”我解释道,

“这样才容易满足你的需求,毕竟你自己也说过,自那之后你开始逃避,这是开端。再有,虽然你这七岁的年龄差并不大,可你前面的记忆有些独特,你……比同龄人更成熟,所以很难改。”

见他有些迟疑,我又补充道:“你放心,能修改好的,我们每天工作后,虽然会抹掉对你们身份的记忆,但经验还在,况且你是有权中途关闭记忆的。”

林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似是在思索,最终又开始了行进。

#### 【四】

我在林祈记忆里停留的最后一个场景,是在一间出租屋内。

这房子并不大,内部的陈设也颇为陈旧,整体上显得十分寒酸。

房子自然是林祈租的,他找了一位已成年的同学签的合同。这里被林祈用作住房与画室,而租金来自父亲给的住宿费与日常省下的饭钱。

那一天,林祈的父亲找到了这里。

当晚,林祈回到出租屋,却意外发现书桌旁坐着一个苍老的身影,头发花白而干枯,身形有些佝偻。

“你……就在这里住?”那身影转过身,语调干涩。

桌上,林祈练习的画作码得整整齐齐,纹丝不乱。

“你……你这是……”父亲已经开始语无伦次。

“我……”林祈仍然呆滞着。

“小祈,你不是答应过爸爸高考前要好好学文化课吗?这今年夏天就要高考了,你——”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紧接着便是剧烈的咳嗽。

林祈连忙跑过去给父亲拍背,越来越稀疏的头发,布满皱纹的脸……林祈忽然发现父亲只是一个孤单的退休老人而已。

“对不起,对不起。”林祈的语调也变得干涩,“我并没有放下学习,一直都没有,只是偶尔……我没有想过——”

林祈的声音伴随着父亲气息的平稳而渐渐消失,“小祈,

一直以来你都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可是太天真，太天真，看不清这社会的艰难困苦啊。不过，我，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傻啊。爸爸死板，无法理解你的爱好……但爸爸也接触过你的爱好，支持你去追寻爱好……我只是希望，你能顺利度过高考，有一个幸福稳定的生活。”

林祈有些发愣。

“小祈，对不起，是爸爸老了，跟不上时代了……没能理解，没能帮上你的忙……”

那天夜里，林祈泣不成声，两人在出租屋那架小床上睡去。

“儿子，爸爸什么都不求，就祈愿你现在能够开开心心的……”迷蒙间，林祈听到父亲在呢喃。

再看林祈，他正强忍着眼眶的灼热，一条已凝实到可以具象化的念头，从他的意识中缓缓出现——

画面被林祈关闭了，尽管他关闭得极快，我还是于最后关头捕捉到了那个念头，只有两个词：

“心理医院”“心理年龄”。  
我们醒了。

## 【五】

再后面这些事，就是从档案中看到的了。

这一年，他取得了优异的高考成绩，于生日那一天傍晚，走进了心理医院。

“35岁吧。”这是他对要修改年龄的限定。

35岁，林祈父亲事业有成的年龄，一个成熟严谨又不乏活力的年龄。

那个修改员改得十分仔细，效果也相当不错。其实我早该发现的，像他这样遮掩六芒星标并不罕见，但他远超其表面年龄的成熟，却成功引导着我忽视了那些异样之处。

“医生，我希望让我变成成熟而能和父亲融洽生活。”这是他对修改提出的唯一要求。

那一天，他摸着手腕上的金色六芒星出了医院门。还有12个小时，待手上的星星完全褪色，他就将与常人再无区别。

林祈很是开心，期待着给父亲一个惊喜。

另一边的家中，林祈的父亲却正对比着手中的漫画书，一点点地用上午在动漫城买到的饰品装饰家里，想要给儿子

一个生日惊喜。

也许在某些方面，我了解他父亲比他更多。

我曾看到他父亲看到成绩单时脸上洋溢的喜悦，一连几天不曾消失。

我曾看到他父亲皱着眉头在书房里看动漫，却因为看不懂，常常在看时靠着电脑沉沉睡去。

我曾看到他父亲将自己锁在屋内研究漫画与游戏，一连写了几本笔记，却毫无感触。

我曾看到他父亲四处求人打听动漫行业，身边的朋友却无一知晓，只能独自在家里发愣。

我曾看到他父亲一张张仔细阅读儿子的画，脸上虽带愁容，却亦有骄傲；然后再将其码得纹丝不乱。

我曾看到他父亲阅读介绍最前沿科技的杂志，脸上怅然若失；看到他将去动漫城的路一次次画在本子上，看到他一天天计算距儿子生日的时间。

我曾看到这位老人用尽浑身解数，融入儿子的生活，却一次次被一层厚厚的隔膜隔开。

应该是束手无策了。

## 【六】

“爸，我回来了。”

“Surprise！”父亲从玄关后跳出来。

林祈眉头一皱，眼神里蕴含着惊异。

这是何等奇妙的场景：家里处处悬挂着动漫海报，一些熟悉的小饰品将家中装饰成漫画星的样子，茶几上摆的显然是手办，还有一些漫画书。

林祈颤抖了一下，“这……爸爸……你怎么开始学我那么天真了？”话一出口，他便愣住了，紧接着，他冲到父亲面前，看向父亲的右手手腕。

他父亲的皮肤干黄发皱，但仔细看，仍然可以捕捉到那个接近褪色的六芒星。

或许，他早去几小时，还能在那里碰到。

同城x区，我是知道他父亲姓名的。本是取巧一试，却意外成功了。

“0720”，林祈的生日。

一生仅一次，却擦肩而过。

是因为他们本就分属两路，中间隔着时代的鸿沟。

## 【尾声】

“他也在x区，密码你生日。”

“原来……所以你有什么感受？”

“其实，你的情况并不罕见，我见到过许多类似的案例。”

“情况如何？”

“并不完全好，有人做出了和你一样的选择。”

“这是为什么？”

“他们并没有真正遵循自身意愿，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有点不明白。像我林祈这样的应该不是少数，我的愿望就是融入家庭，又何谈没有顺意？”

“这不是问题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你能否自心底里接受新身份，如果只是被动接受，不过是把代沟的战场从家庭里转移到自身体内而已，本质并未改变，却更为难以解决，毕竟是自身上的分歧。”

“所以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据我看，代沟并不是不可逾越，这归根结底是一个认知的分歧导致的无法沟通，主

体并不是认知分歧，那些修改后成功的例子，其共性是完全接受新身份，从这个视角去生活，去面对世界。对方不理解，往往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根源是自己不认同。”

“所以……不一定要修改，也可以解决难题，只要……两人都打开心扉，换位思考。”

“自然，修改只是一条路罢了。”

“但你要承认，要做到那一点并不容易，不然也不会出现如此多代沟分歧的问题。”

“但你恰好是最有可能做到的那一批人之一。”

“为什……原来？”

“是的，祝你成功。”

送走了他，我熟练地将那张写有林祈信息的表格投进碎纸机。规矩是冷冰冰的，是死的，而人不是。

今天的工作已经到时间了，我坐在仪器中，看着林祈离去的背影，等待着记忆抹除。恍惚间，林祈的背影与上午那位头发苍白的老人的形象缓缓重合。

还真像啊。🌀

# 无题的雨

2019级10班 乃祈冷

“你在写……？”我侧头看向在绝非习题上奋笔疾书的同桌。

我想起她前些天说过，要在小说里刻画一个盛怒之下的瓜老板。也许能借这个机会看看她的小说。

“抄歌词。”头也不抬。

我落了空，于是重新低头看题发呆，又想起来自己刚刚并未看题，应是在看窗外风景。外面的桃色樱花枝上停着黑白相间的雀的——现在不见了。

其实那雀是上午出现的。现在没有什么雀，刚才也没有——下午的雨，愈发紧了。

我的手里是十天之前买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哥们妍欣照例先借去不分昼夜地读完，今天下午才轮到继续看那刚买

来时看到的三分之一。

倒也真像书中描写的爱情，对，佛罗伦蒂诺。

好像谁用过的笔名，突然又记不清了。

思绪像挥发的晶体蒸汽，带着模糊不定的颜色飘荡，不知道在哪处凝华。

我发觉自己已无知觉地想起了自己一篇未刊的小说，又想到自己的一篇还没有写完就已过时的时文。

其实我从没刊过作品。

同桌在抄另一曲的歌词，突然停了下来。充笔墨水。

“你的小说，我能……看看？”

同桌对这见缝插针没太大反应。片刻，笔水充好。“不完整，你看不懂。前情提要没带。

而且很离谱。”

然后她抄完了歌词，立马看见一小沓带字的格子纸。我说：“交换看吧，先看看你这几天的。”

她从一个大本里翻了又翻。“修改特别多。”她终于挑出几张，递给我，接过我那份作为“离谱”的无可比拟的筹码——阿沈当然不是原话这么评价我作品的，是我的提要罢了。

她埋头看起来。

如她所言，修改特别多，与其说是手稿，倒不如说是某种待破译的古代行军密码。也许哪天她疏忽丢了这手稿，就真会落入千年后的考古家手中。

字迹是灵秀的黑笔行书，然后是从第四个字起的一个六

次改易的灵秀的字。涂改的乐章就此弹响第一个音符，然后是激昂的旋律，删改，删改，

“雨”从主人公出场的第一行倾泻到“街道尽头”的第六行，又在一个空格后陡升回第一行，然后是柳絮般飘散的添字，粘附到第二行，粘附到第三行偶然而生的一处空格，粘附到第七行后随第七行一同在画线下降沙化，直到页末的一个大漩涡，把一切旋律和飘絮全都吸进去。然后从旋涡中又跃出一个存在，直挤进第三段段首的稀薄空气，热闹得不可开交：一段插入的描写。

确实像雨，让人感到一种被揉碎的零落美。文字的观赏代替了文字的阅读，我在连不起来的破碎行间感受到了那样的雨。

“窗户没关。”

我关上窗户，稿纸好歹没被雨浸上多少滴痕。

天色从容地灰下去，但多少难掩将暮的蓝色困意。没有鸟，桃色的花瓣附和着白色花瓣，粘在打湿的暗色砖上。

我整好手稿，视线最后落

在两道划线下方，是三个什么字。

笔名吧。

“福楼拜。”我嘟囔。一句话改十行的作家。

她没听见。

拿来交流的纸条上，我俩的字从西伯利亚挤到莫斯科，越来越密。

我第四次推给她：“大背景，你提到的‘战争’是什么？”

稍顷，推还给我：“无所谓战争，只是为了描写特定大环境下的人物状态罢了。”

我想起自己的一篇什么。

科幻吧算是。一群生物长得像人，也自认为是人，也与人和平共处……但就不是人。一开始写的时候就只是想借这设定做无所谓的背景，结果为了解释，一路编到了国际尾索动物互助会。整体倒也行，但再没心思写过人文科幻，不了了之。

随着另一张大纸条（之前的那张弃置后被我折成了马鞍形）来的有我的离谱小说、下课铃和她的发问。

“怎么能用最无所谓的语气拉满情感张力？像你这句话。”她手指指的文字在倒数第四段。

哦这句。果然是这句。

“不过我大概已经失去了对‘若合一契’之赞的狂喜能力。”我第二天下午回想那一刻时，自语道。是时天已放晴，湿漉漉的阳光照在红色的塑胶跑道上，不时泛几点绿光——举行旱地龙舟比赛的同学们带着未必情愿的脚步从人造绿茵草场上扬出的草丝。

“冻死了，关窗户。”妍欣说。

我关上下午三点十四分的一股吹口哨似的东风。

昨天是西风来着？我忘了，当时窗户已经关了，信息楼亮起的橙色飞檐让强忍困意的天空终于彻底蓝黑下去。

“转换视角，总之把语气突然拉到一个新的角度，与上文风格毫不相干的角度。”我说。

她开口：“你说的不错。我还有个问题，还是这句话，为什么你在上文根本没留下这场大火的伏笔呢？”

我：“英语老师说过，人写的文章总是不可避免地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我是自何时起由完美主义者变成现在这样不再“好修以为常”的了。

“风往哪边吹，我也无所谓了。”波西米亚狂想曲如是唱。

我在某天下课前三分钟剥起似橘子非橘子的橙子。

比起在课下吃橙子，在课上吃不被鼓励，但能让我真实地感到窃取忙碌的幸福感。毕竟总有人这么干。

下课就是玩乐了，谁也不拦着吃，但可无心再吃了。

当然，这些算歪理，我有时候想。

桌子上没处，也不敢放橘子皮。

我手埋在橙子皮堆里，掰开一瓣果肉，塞进嘴里，吐出两颗种子。种子堆在橙子皮里。种子糊在橙子皮里。橙子皮糊在手里。

第十二颗种子成为最后被吐出的种子，我终于失去了耐心。我没有停止吃橙子，对于我和橙子，那都是一种被遗弃

的孤独。

我以木偶的姿态执行着刚才的啃食动作。

但我再不吐种子，一任又七颗种子有进无出，而我权当不知他们落入腹中。这就摆脱种子了么？

随便吧！

“你们班往校刊上投稿的人好多啊。”同桌的措辞让我又轻轻意识到她复读生的身份。

我用三秒钟的工夫，又无酸溜溜地艳羡起阿沈——还是会第一个嫉妒她——雨爵和林山。还有玉廷和星和。然后是他们，在小集子上闪过一次的名字：妍欣、旭和南光。

头顶的灯闪了一下。我回过神来，确实是三秒：我在盯着电子钟的秒数发呆呢。

我：“什么？啊……”顿一下，“确实我们班，文豪班。”

“你上高三那会儿刊过作品没？”还是我问，我想起同桌那掩映在一丛划线下笔名的。

她没回答。她在刚拿出的确为习题上奋笔疾书。

我开始自顾自嘟囔。

“我其实写过不少东西，

投过两三次，一次没刊。小半擦作品，大半擦废稿。我挺容易心灰意冷的个人。”

“我还是想写点什么。倒不如就写写自己投不上稿的经历，算是给这几年荒废的时间做个注脚。”

“最好还是这篇也投不上。这便是最完美的故事了，嘿嘿。”

同桌抬头：“你刚刚说啥了？”

“最好还是这篇也……”

“上一句。”

“我……”

“再上一句。”

“你高三那会刊过作品没？”

“我啊，我就没投过，自己写着玩玩，你们这届这么热衷，是我真没想到的。”

已彻底黑下去的窗外传来雨停的声音。

我又想起密密麻麻的划线和改字，掩在半涂改中的笔名，那几张手稿中，雨在永远地下着。

后来同桌说那几个字不是笔名，她没写笔名。

“也挺好。”我说。

“挺好。”同桌说。

# 观千祠

2020级25班 商艺晨

这里是观千祠。它是时间与空间的结点，是现在与历史的骨节。这里没有未来，没有过去，时间随心。循规蹈矩的时间只是一个笑话。

释住在祠里。释建了观千祠，观千祠建成时，释便出生了，生成一个十几岁的孩童。释在最遥远的未来建了这座祠，这座祠便拥有了最远古的历史——别诧异，时间只是个笑话。释，就是祠。释掌控着观千祠的一切，不论空间，还是时间。只有一只黄鹂，来去自如，不受他控制。

释带着观千祠在时空里穿行，像一叶小舟在循规蹈矩的时间之流里漂行。他在这里观察世间千万象，故曰：“观千祠”。

祠外的人可以走进祠，但释却走不出祠——释就是祠啊，一个人怎么可能走出他自己。每当释尝试走出祠，都会在跨出门的一瞬间走进祠。

释看遍了人间，他反感自

高自大的帝王将相，同情那些被迫忍耐的百姓。时间已久，释慢慢觉得，人才是最重要的，做人首先不能违心，不论借口，没有人可以抹杀个人的心去追求什么。这和外面的世界的想法大相径庭。但释渴望一个同类与他交流。

观千祠停泊在远古。

尧、舜、禹不分先后地走了进来。

释问：“外面的人们快活吗？”

三人十分鄙夷，冷冷地道：“历史才刚刚开始运作，人都一心扑在工作上，哪里顾得上自己快活！”

释忙缩了缩脖子，讨好地笑道：“可人不也是很重要吗？或许应该把人放在前面，关注他们的感受和内心，这样……”

“啪”一声，禹给了释一个清脆的耳光。“异类。”他冷冷抛下一句，三人便转身离开。

释的眼中盈满泪水。

帝王不理解他。

祠中的黄鹂开始衔泥筑巢。

释的心开始凝而为冰。

合目，释的泪重重砸下。

泪落之处生长一棵菩提。

观千祠顺流而下。

释再睁眼时，时间又过去了很久。菩提已由苗成树。

观千祠停到了百年后。

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走了进来。

释不禁大喜过望——这正是他所关心的，普通的人啊！他怎么能不理解？怎么能不赞同？

“您……”释连忙开口。

“别，别打！昨日的布和米都已经缴了，大人！”

农夫破烂衣物下的躯体不断震颤。他极力弯下腰，从乱草一般纷杂的粘附着泥土的头发中，用浑浊的眼球瞟着释。

释愣了神，试探着问：“您，没事吧？”

农夫的恐慌慢慢平静，一种麻木不仁的神情替代了他的慌乱。

释接着问：“您看起来很不好。一定是有人欺压您吧？为什么不反抗呢？人难道不是最根本的吗？”

农夫含糊不清地应答着：“是呵，是呵，怎么不过得好一点？乐子是大员们的啊，我们又有什么？……让大人们享受吧，享受吧，我们这些贱民不过忍耐罢了，天理使然啊，忍耐罢了……”

农夫不断地呢喃，眼神越来越涣散，最终熄灭，默然而立。他还活着，但心已经死了。

释的泪断了线一般落下。

他面向帝王而争，背对人而战，猛然回首才发现，这些人，早已麻木，也不能理解。

自嘲地笑笑，释又闭上了眼，用心神去催动观千祠里的时间。

菩提腐烂的叶子从泥土中分离而出，飘忽而上，重回枝头，由棕而绿，由缺而全，由大而小，化为一个芽，最终缩回枝条。

睁眼，农夫不见。躺在破烂衣物中的，是一个婴儿，崭新而纯净。释将婴儿轻轻托出祠外。

“望你再活一次。”言罢，释颓然跪坐在地。

黄鹂的巢筑成了大半。释的心冷了大半。

观千祠顺流而下，又是不知道多少年。

停泊在，不知何处，不知何时。

释老了。

一行人走进祠。为首的两入肩着一根木棍，棍中间挑着一个大大的包袱。

释眼神沧桑，眼中光芒几无。但看到一行人有说有笑，释强打精神，带着最后的一点希冀，问：“人们快活吗？他们的内心是否生动？他们的精神是否昂扬？他们活着吗？”

为首者大笑：“又是一个讲甚么‘心’的人！”

释无言。

为首者忽然变了神色，眼中冷光逼人。

“若每个人都要自己的心，这世界还如何运转？”

另一人忽然掀开了包袱。

包袱里是一具尸体，双目、口都被铁丝缝合，双掌被细长的铁钉穿连在一起，固着在胸前，双腿盘起，细木条刺穿，恰好立坐在地。

此人满身血污，嘴角却有

一丝诡异，甚至于邪魅的笑。

释几乎瘫倒。

为首者开口，一字一顿。

“此人蛊惑民众，唆使良民造反，宣扬甚么‘人’与‘心’，贻害无穷。今日为我所获，施以酷刑，以警黎民。”

释听到自己的头脑轰鸣，一个声音沉重响起：

“你是什么？你所反抗的固然不是你的同伴，而你保护的是吗？你在战，战的是什么？你在护，护的又是什么？战的人不懂你的战，被护的人哪里懂你的护？哈哈……小子，只有你一个啊！”

释的世界崩溃。几入张牙舞爪奔来，意图杀释。

释只想逃离。他用尽气力催动时间。

菩提树疯了一般地生长，叶子被挤出，转瞬又枯黄飘落。时间开始尖锐地响，飞速流逝，被挤压到极点，不堪重负。

轰然一声，观千祠抵达终点，缓缓停下。

黄鹂的巢接近完成。释的心，几乎成冰。

释良久才睁开眼，血液却几乎凝固。

地上满是先前数人的骷髅，这属意料之中。

# 门

2020级 川续断

时至今日，我依然时常想起那扇门，还有我小学的朋友荣鱼。

荣鱼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子，不过我想并非是她主动愿意这样子的。她是班里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同学，苗族；她的父母保留着基督教的信仰，并且让她也入了教。这两点，足以让她与众不同。

大多数女生不愿同荣鱼玩，她们嫌荣鱼的打扮太土，还戴着只有七八十岁老太太才会戴的那种银手镯，唯一一件她们觉得十分洋气的东西——荣鱼脖子上银光闪闪的小十字架——却被荣鱼像宝贝似的护在怀里，谁也不让看、不让摸。那些扫兴的女生，就把还在神神叨叨地念着“主是神圣的”一类话的荣鱼，晾在一旁不予理睬了。

我却和荣鱼成了好朋友。她很坦诚，很朴实，经常会害

可那尸身毫无变化，依旧端坐。

释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向外望，观千祠停泊在无垠荒野。

鬼使神差，释走向祠门。按理，释走不出来。一个人永远走不出他自己，但——

这一次，释走了出来。释迷惑到了极点。

心神被牵动，释缓缓回过

头。尸身不知什么时候转了过来，正对着释。尸身的笑，温暖

和煦。

释已然明了。

他就是释，释就是他。

祠内的尸身，祠外的释，本就是一人。所以释能走出来。

这一刻，尸身是祠，释站在祠外。释仰天大笑，声音逐渐嘶哑，最终成为剧烈的咳，仿佛

呕出灵魂。

观千祠骤然倒塌，碎石涌动，将尸体冲向释。

两具身体合而为一，碎石

嵌入身体。释成为一具石像。想起惨死的自己，释默默把手合在胸前，仿佛钉着铁钉；合目合口，仿佛缝着铁丝。盘腿，

坐于石台。

石台上刻一行字：“人弗近我！”

唯有石像的双目，犹有余隙，还未生石。那是他仅剩的一丝渺茫希望吧。

又是几百年。

一个跋涉者接近了石像。石台上的字被风雨侵蚀，后半部分已不能辨识。

来者辨认良久，缓缓念道：“人，弗……哦，应当是‘佛’！”

来者手舞足蹈。“佛！这是天神！”又仔细观察。他看到了石像双目、双手、双腿的伤痕。

来者思虑良久，恍然大悟，郑重道：“佛曰：‘忍耐！’佛已受酷刑，而安稳合目。世人更要忍耐呵！压抑自己的本性和内心，方成正果！”

石像内部一声轻响，像是悲叹，像是呻吟，又像是——合棺的声音。

石像双目闭合，那一丝缝隙，也彻底生石。那一点希望，彻底熄灭。

黄鹂的巢建成，没有出口，只是一个封闭的球壳。

壳里面住着佛，而佛心成冰。

（指导教师：谢鹏娟）

羞地红起本来就泛着黑红的脸颊。她对谁都很有礼貌,对老师,对同学,对小卖部的老板,对我的爸妈。我和她无话不说——当然,除了“主”一类的事。虽然我不是很理解“主”是什么,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荣鱼要把科学课本上的人体骨骼图都剪下来丢掉(“那是脏的。”她说),但我想她一定有她的理由。后来她给我讲了一些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还让我摸了一下她的小十字架。

荣鱼还时常对我说起她的家,学校旁边的一所小平房。我的老家也是平房,里面总会有许多质朴而有趣的东西,所以我对平房总是抱有亲切的好感。我说我很想去做一次客。

“白天门不锁,你想来随时都可以。”荣鱼快活地说。

然而,我明知自己没有这个机会。和荣鱼在一起玩我很开心,我的爸妈却劝我离她远点,他们不喜欢我接触“神神道道”的东西,比如宗教一类。每天爸爸用单车载我回家时,总能路过荣鱼的家。院门天天

敞开着,门边丛生着小草。有时荣鱼听到单车的声音,会从门里探出头来大声叫我,邀请我去她家玩一会儿。我却只能每次都苦笑着摆摆手,说我没时间。爸爸把单车蹬得更快了。

现在我依然时常想起那扇门——那扇门里和门外都长着野草,总是敞开的门,还有荣鱼真诚的表情。

终于有一天,我下定了决心。那天的夕阳很温柔,风也很温柔,爸爸的单车骑得很慢,那扇门就敞开在我的眼前,门里的小草和门外的小草都轻轻地摇着。我的心却跳得很快,因为今天我要给荣鱼一个惊喜,我要跨过那扇门去找她,谁反对我也不管。

我从单车上一跃而下,迎着夕阳头也不回地向着那扇门跑去,身后传来爸爸的惊呼,但我只顾向前跑,向前跑,一直跑到稍微有些生锈的门槛前。

我看见了荣鱼的父亲,一个矮小黝黑的男人,他穿着黑底彩边的传统苗家服饰,粗大的手中拎着一大铁桶脏水。他

把脏水泼在院子的一角,重重地把桶撂下,铁桶发出“咚”的闷响。我还看见了荣鱼的母亲,戴着沉重的银首饰,从屋里探出头来,她看见了我,立刻缩回头去,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和荣鱼的父亲说了些什么。荣鱼的父亲也看向我。我想上前去对他说我是荣鱼的朋友,来找她玩。然而我看到他们,又莫名地产生了一种恐惧,只想转身逃走,就在这时,我忽然又想起了“主”,又想起了身后的爸爸,我的脑子里一下子乱得很,一句话也没能说出,只是呆呆地伫立在门槛后面,看着刚泼掉的脏水慢慢渗入石板的缝隙。

我终于没能跨过那扇门。

后来下了一场雨,雨水打湿了院门内外的泥土,门里的小草和门外的小草也显得越发青翠。

后来我和荣鱼各奔东西。

我仍然时常想起那扇门,和我曾经的朋友,荣鱼。

只是我终究未曾跨过那扇门。🌀

# 慕恋

2019级10班 沈 珞

午后融暖的阳光洒进教室，白茫茫的灰尘在丁达尔效应的“通路”中四散逃窜。教室后方传来同学提问的声音，字句清晰却又异常渺远。

又是无聊透顶的一堂课。

我回头看着正在说话的某同学，貌似在专心听课，目光却不时流连在视线范围内的另一个女孩身上。

“哦，没事了——我做错了——”某同学坦然地得出结论。

全班哄堂大笑，连我也忍俊不禁。可是笑着笑着，目光就和女孩顾盼生辉的眼眸撞在了一起。那双眸子里满是愉悦，四目相对，倒真有些“一眼万年”的意味。我忙不迭地把头扭回来，手上不停转动的笔彰显着我的慌乱，脑海中却不争气地回放着女孩欢欣的笑容。

青春少艾，笑靥如花——还是一朵盘踞在我心里的永生花。

摸摸清晰又剧烈的心跳，我笑着叹了口气，在草稿纸上

写下一段著名的对话——

“是风动还是幡动？”

“仁者心动耳。”

典故当然不是这么用的，但想必王阳明先生在天有灵也会原谅一个心有所爱的青春期少年的吧！

说来，我最近已经在努力不往她的方向瞥了，学习压力大是一方面，回头不方便是另一方面，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和她对视的频率越发高了！

曾看过一个心理学研究，说当你看向一个人的时候，就会产生对方也在看你的错觉。

我已经用这项研究给自己洗了一个多月的脑，然后，我就对此结论免疫了。

她好像真的在看我啊……班里笑起来的时候，我常常下意识地向她那边，而她也常常看向我的方向——调位之前往左看，现在是往右看。

我毫不怀疑，此类事件再持续两三个月，我就要压抑不住我的爱慕之情了。可是，高考将近，我又怎么敢去打扰她

呢！

那就只好不看了吧。等高考完，也许……

一节课在我的胡思乱想中飞速流逝，我收拾好桌面准备趴下小憩，养精蓄锐从下节课开始学习，却蓦地发现自己面前有一团阴影。

诧异地抬头，却见眼前的不是别人，正是面色红润欲言又止的她。

“怎么了？”毕竟曾是前后位，我们的关系倒也说的过去，是以我的语气也还算自然。

她讷讷半晌，方才把一团纸扔到我位上，然后匆匆走开。

我捡起那张被揉得皱皱巴巴的纸条，再看看她几乎称得上慌张的背影，有些好笑，又有些疑惑，心里泛起一丝微妙的甜蜜。

她写了什么呢？会不会是……

我面上一派镇定，脑海中的人却在疯狂叫嚣。

上帝啊，我好像看到那个光着身子到处射箭的小流氓

了!

手抖了几次，纸团才被打开，是全然陌生的笔迹——

“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她，她现在是我的人，不要有任何打扰她学习生活的行为，再敢看她我就要收拾你了。

——她的男朋友”

[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特别声明，谨以此文，写给自己。]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要再演一场。”尼克对他的朋友梅尔森说，后者正聚精会神地盯着舞台。舞台上有一些演员正在跑动，他们穿着两种颜色的戏服。

过了一会儿，梅尔森把视线从那些跑来跑去的演员身上移开，仿佛已经得出了什么结论。“千篇一律。这种情节每回都会上演。这没有什么意义。”

“你说得对。每回都一样。一些人负责开枪，一些人负责抵抗，一些人负责逃跑，一些人负责偷袭，还有一些人忙着开会和谈判。——这没什么意思，排演这出戏纯属浪费人力和财力。”尼克说，“排戏的

# 战争

2020级 荐 夏

人里一定有一个是个有钱的闲人。”

忽然，梅尔森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做出“嘘——”的动作。

“有个可怜人刚刚从台上摔下去了。”他指指舞台的一角。

尼克顺着梅尔森的手指看去，又有两个人从那个地方摔下。

“这也是戏的一部分吗？”尼克感到有些愤怒。

梅尔森却没有再开口，他的眼中有火苗似的东西在跳动。

过了很久，尼克忽然问道：

“他们下一场还会回来吗？”

“不，不会了。”梅尔森说。

“这毕竟是场戏……他们还会回来的吧。”尼克说。

“不，这根本不是场戏。他们再也回不来了。”梅尔森说，他久久凝视着那三个人摔下去的地方。

尼克沉默了。

“喂，尼克，如果刚刚摔

下去的是你的亲人，你会怎么想？”梅尔森忽然问道。

尼克想了一会儿。“最好别是。”他说，“我无法想象，也无法承受。”

“祈祷别是。”梅尔森接着说。

“……可他们也是别人的亲人，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

尼克想着，说，“唉，他们都是可怜的木偶，他们已经由不得自己了。”

“祈祷这种事别落在我们头上。”梅尔森说。

舞台上依旧乱哄哄一片。更多的人跑来跑去。更多的人摔下舞台。

“我想孩子们一定不会喜欢这出戏。”尼克皱着眉头说。

“何止孩子们。任何人都不会喜欢这出戏。”梅尔森面无表情地说。然而，他的眼中闪着饱含同情与悲戚的、愤怒的火花。

# 不需要眼泪的夏天（上）

2019级10班 零柒贰八

## Chapter 0 楔子

祝珏刚打开家门，就听到母上寝宫中传来她抓狂的声音。还没睡啊，祝珏换了鞋，看了一眼表，走向妈妈卧室。

“七加二十八等于三十五、二十八减七等于二十一！现在了，你个熊孩子这都能算错！”

祝珏的手在妈妈卧室门的把手上悬了好一会，最终无声地叹口气，转身走向自己的卧室。弟弟快长大吧，跟我小时候一样不知道学习的价值。祝珏把外套挂到衣架上，合上卧室门，心想。妈妈还是要学着和弟弟沟通啊，现在这样树立不起威严的。……微信上多跟妈妈说吧。

祝珏打开ipad，打开网易云音乐，在“本地歌曲”里翻找着。

嗯……找到了……话说明天就要换位了，新同桌会是谁呢？祝珏戴上耳机，调整音量。这次考了全班第二，要选哪里坐呢？

“这个夏季不需要眼泪/勇敢地向前飞/把爱藏在心里面就不会害怕天黑……”

听一会就睡吧。祝珏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快十一点了。

## Chapter 1

祝珏早早便注意到了在角落踱步的那个女生。班里选座的人过去一波又一波，她却一直在那左挪一步右挪一步，左探探头右探探头，大致是望着祝珏这里。祝珏瞥一眼自己左手边地处全班黄金地带的，也是前三排仅剩的空位，不由坐正了几分，十指交叉置于眼前，假装没注意到那个女生，

余光却紧盯着那个女生。

终于那个女生下定了决心，不出祝珏意料地快步走到祝珏左侧，拉开椅子坐了下来。女生很白，眉头轻锁，一副生人勿近的表情。祝珏挑挑眉毛，咽了口漫长的唾沫，一动不动。同学们均落座后，老师简单说了几句，同学们便纷纷把自己的课桌挪到了新位置上。

换完位置，距上课还有一段时间。老师刚踏出教室，教室里瞬间就被聊天声淹没了。祝珏还是一动不动，轻轻瞧一眼自己的新同桌，大脑飞速运转一番，才勉强挤出俩字：梁玉。

祝珏决定不坐以待毙，于是撕下张淡粉色便利贴，尽力认真地写下“你好，梁玉”，然后就把便利贴挪了过去。女生注意到，头轻轻靠向祝珏，眯着眼看了看便利贴。祝珏旋

即听到“嗤”的一声，于是略不安地看向新同桌，正好迎上新同桌冷峻的目光。只见她拿出一只红笔，在祝珏歪七扭八的“玉”上划了个小叉，然后在一旁写了一个极清秀的“钰”。祝珏脸一僵，灰头土脸地收回便利贴，摸摸鼻子，在“玉”左侧写了句“很抱歉以这种方式认识你”，然后从书包里掏出袋好时白巧，撕开，拿出一块，把便利贴挪过去，把巧克力放到“玉”上。巧克力正好把“玉”盖住。

梁钰看到，双眼忽然弯成两道月牙，一抹灿烂的笑容浮上她小巧白皙的脸。她开口说：“谢谢你，祝珏。”

祝珏有些惊讶，连忙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嘘，没事没事。”梁钰笑着说。

笑起来和不笑时差距好大。祝珏心想。不笑时像块冰，笑起来像……像太阳。

## Chapter 2

下课铃响起，祝珏用力伸一个懒腰，目送着化学老师离开教室。这节课挺难的。祝珏

想着，心里忽然一动。他饶有兴趣地看向梁钰。果然，梁钰神色凝重，迷茫地盯着其实没多少干货的黑板。祝珏从梁钰表情里感受到了几分生不如死的痛苦，旋即强忍着笑意，用书拍拍梁钰胳膊，一本正经地说：“问就行，问我。”

“哦。”梁钰答应一声，挪过书来，沉默片刻，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祝珏神色严肃下来，稍加思索，便给梁钰细细地讲了起来。祝珏讲讲停停，一直观察着梁钰的表情。

“懂了？”讲完，祝珏问。

“嗯。”梁钰皱着眉头眯着眼，缓缓点头。

“真明白了？”祝珏困惑道。

“嗯。”梁钰犹豫一下，又点点头。

“啧。”祝珏垂下脑袋，思考着。过了一小会，他抬起头，说：“来，我们这样看。”

随着祝珏的再次讲解，笑容终于渐渐浮上了梁钰的脸。讲完了，梁钰眉毛上挑，两眼弯弯像月牙，笑盈盈的半张着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懂了？”祝珏看到梁钰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问。

“懂了懂了。”梁钰用力点点头，答。

“笑得真憨。”祝珏说，“下次别不好意思，问到明白为止。”

“啊？喊。”梁钰笑着把书拿回书桌，“好，谢谢你。”

“还有不懂的吗？”

“没啦，真的没了。”

祝珏忽然注意到梁钰课桌和他课桌间有一道不算窄的缝隙，刚想伸手把梁钰课桌拉过来对齐，便感觉到他的背被戳了戳。祝珏回头，看到他后位尚语桐两眼放光，饶有兴趣地开口道：“欸，祝珏，你是不是喜欢韩琳？”

祝珏脑袋一嗡。未等开口，他便听到梁钰颇羡慕地说：“哇，韩琳，真的大美女，你认她吗？”

“嗯。”祝珏看向窗外，不知道在回答谁。

“都说以前有个男生差点追到韩琳，姓祝，情头都换上了。”尚语桐笑着对她同位说，随后又看向祝珏，问，“欸欸欸，是不是你？”

“大概是吧。”说完，祝珏对尚语桐笑笑，便回过头来

收拾桌面准备下一节课。那道刻骨铭心的倩影不断在祝珏脑海中闪过，如同深蓝色的小雨天里墨黑的柏油路上的小小水坑，点点记忆荡起阵阵细细碎碎的涟漪。喜欢吗？祝珏掀开课本。当然还喜欢吧。

忽然梁钰挪过自己的本子来，祝珏以为她又想问题，便赶紧把头靠过去，却看到有偌大的空白的纸上静静地躺着两个字：加油。

祝珏一愣，旋即开心地笑起来，说：“憨批。”

梁钰挥起右拳狠狠地锤了祝珏一拳。

### Chapter 3

“韩琳！”祝珏喊道，跑向了前方的一道背影。

韩琳转身，看着祝珏快步跑来。祝珏站定，双手不自觉地揪住衣角，看着韩琳。晚霞漫过韩琳瘦削的脸颊。她捋捋额头，一双凤眸中水波流转，直视着祝珏双眼。祝珏低头，抿嘴，又抬头，说：“对不起。”

出乎祝珏意料，韩琳温婉一笑，随后唇齿轻启，说——

“儿！起床咯！”

头一次，祝珏早上这么清醒，猛地坐起来，面无表情地死死地盯着自己亲爱的爹。

“啥，啥意思啊？”老祝懵了，杵在原地不敢动弹，“今天不上学啊？”

“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早已失去……”祝珏轻轻唱着歌走进教室。梁钰已经到了，面无表情地坐着。此外班里还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住宿生。

梁钰注意到祝珏来了，于是笑着向前挪挪椅子，给祝珏让道。祝珏坐下，说：“早上好，梁钰、江月滢。”

“早上好。”江月滢说，嘴角浮现两个小小的酒窝。江月滢是祝珏的另一个同桌。

梁钰两眼弯弯像水波，笑着说：“早上好早上好。”

“今天是不是该出期中考试成绩了？”祝珏一边整理着桌面，一边问梁钰。

“啊？今天要出期中考试成绩了吗？”梁钰看向祝珏，问。

“我觉得差不多了吧。”江月滢说。

“不是我问你吗？”祝珏笑笑，对梁钰说，接着又对江月滢说，“我也觉得差不多了。”

“我不知道。”梁钰也笑了，说，“啊，我去柜子里拿本书。”

梁钰起身走向储物间。祝珏下意识地看了眼梁钰，收回视线时，祝珏移动的目光忽然顿住了。一道不宽不窄的缝隙横亘在他和梁钰的课桌间，牢牢吸住了他的目光。祝珏眉头轻轻皱起，在梁钰从储物间出来之前把她的课桌合向了自己的桌子。

早读时，祝珏不着痕迹地瞥瞥梁钰和他的课桌之间，果然，梁钰的课桌不知何时又和他的桌子分开了。

下了早读，女生先五分钟去吃饭。梁钰笑着和祝珏挥手告别，然后挽着另一个女生的手走了。祝珏看向梁钰课桌，那道缝隙横亘着，隔开了两人的课桌。晌时，他扭回头来，盯着课桌上合拢的课本。

早饭回来，祝珏坐下后，拿出第一节课要用的书，然后突然略吃惊地说：“欸，梁钰你课桌没对齐。”

话音未落，祝珏的手便已伸出去抓住了梁钰课桌，拽向自己。梁钰一愣，忽然花容失色，两手立刻抓住课桌，慌忙喊：“不

行！”

梁钰的课桌脱手，祝珏有些尴尬和恼怒地收回手，犹豫了一下，刚准备开口，便听见梁钰说：“我怕我老跟你说话。”祝珏脸一僵，歪头，深吸一口气，右手使劲薅几下头发，有些哭笑不得地说：“我还以为你不想理我。”

“啊？”梁钰一听，两眼立刻弯成两道月牙，笑着说，“怎么可能。”

祝珏趴到桌子上，头埋进臂弯，说：“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

“但是什么？”

“没什么。”

“我真没不想理你，你老教我做题，我怎么可能不想理你呢？你还好吗？”

“嗯。啧，有点尴尬。”祝珏头仍埋在自己臂弯里，说，“但很好。”

“那就好。”梁钰笑着说。

下午，班主任夹个本子走进教室，手里拿着一张纸，在讲台上站定，说：“好，安静！”

说话声如同缺氧的火苗一样熄灭了。

班主任看看纸，再看看同

学们，开口道：“嗯……成绩出来了，整体呢有进步，不少同学变化比较大。其中——”

班主任笑眯眯地看向祝珏，说：“祝珏全班第一，年级三百……三十五名。”

“门叁晖第二……江月滢第三……梁钰第七——”

梁钰听到，两眼一亮，像星星一样，嘴半张，满脸喜悦地惊呼：“啊！”

班主任听到，笑了起来，看着梁钰说：“班名次进步了二十一名，很好。”

“恭喜。”班主任走后，祝珏靠在椅背上，看着梁钰，说。

“谢谢，嘿嘿。”梁钰双眼像是缀着星星的月牙，嘴角止不住地上扬，露出两排齐白的牙齿，像是一轮暖阳，洋溢着纯粹的喜悦的阳光。

祝珏笑着看着梁钰，心底忽然有什么东西想涌出来，他张张嘴，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要说什么。迷茫感瞬间侵袭了祝珏内心。

梁钰看祝珏张了张嘴，以为祝珏说了什么，于是凑向祝珏，问：“啊？什么？”

看到梁钰小巧的脸忽然靠

过来，祝珏有些慌张，急忙说：

“啊——呃……没事，呃……我说，‘孩子长大了’。”

“噤。”梁钰脸收回去，笑着做出副生气的样子，接着又说，“但真的很谢谢你，天天教我题做。”


“小事，你不天天问我题我也考不了第一。”祝珏顿了顿，又说：“要换位了，你想坐哪？”

“嗯……不知道，还在第二排或去第三排吧。你呢？”

祝珏早早便计划好了要去第一排，却鬼使神差地说：“我还想和你同桌。”

那一瞬，祝珏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扳动了自己正行驶的火车轨道的变向杆，锵的一声，轨道交错，火车轰隆隆地驶向了另一个本永远不能驶向的方向。他意识到自己说错了，想解释，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只见，梁钰笑盈盈地张嘴，说——

“好呀！”

（未完待续）

## 青春写作讯息台

高艺珂的文章《遇见西大》发表于《中学时代》2021年11月刊。

尚兴宸的《俯仰之间》发表于《美文·青春写作》2022年第4期（2月下半月）。

孙佳琦的散文《温暖的鞋垫》发表在《读写月报》2022年1月上。

魏临夏的散文《后来》发表在《读写月报》2022年2月上。

燕丽晨阳的文章《风景园林自救指南》发表在《中学时代》2022年4月刊。

《语文报》高二统编版，22年3月“校园社团风采展”栏目，专题推介东营市第一中学二月文学社，并刊登文学社成员两篇作品：生一鸣的散文《芙蓉蒲之梦》和王浩磊的诗歌《我喜欢》。

《美文·青春写作》2022年第4期（2月下半月）“文学社作品联盟”栏目，推出我校二月文学社《弘毅》作品两篇：鲁潇冉的《三维空间》和高尚的《别计较太多》。

向以上作者表示祝贺，并敬请读者关注！

### 《弘毅》第167期优秀作品TOP10

《自在飞花轻似梦》	2021级原6班 无边丝雨
《她们》	2021级9班 武美娇
《光阴的故事》	2021级20班 徐颖若
《云村》	2019级24班 唐屿
《选择》	2021级27班 空空
《云之诗词四首》	2019级29班 云之
《广陵散》	2019级10班 雨然
《寂冷的城》	2020级21班 席德佳
《太阳鸟》	2020级26班 余时
《冰雪计划》	2019级10班 张弢元

# HONGYI

校园·青春·文学

山东省高中优秀文学社刊

全国示范校园文学社社刊



封面设计：张晓彤

封面作品：周海波湿地水彩画